

弟子箴言

乙亥年三月

弟子箴言

姚樹基題



歡 迎 流 通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出版

印 刷 處 明 善 書 局
 藏 版 處 明 善 書 局

分 銷 處

義昌紗莊善書部
 宣化流通處
 寶善書局
 中和書局
 善書流通處
 善書流通處
 明善書局
 崇德慈善會
 通行善書館
 黃允書局
 有益書局
 文華石印局
 善書流通處
 善書流通處

四川中壩市
 察哈爾宣化縣
 雲南省垣甘公祠街
 安慶臨江街
 河南南衛街
 長沙坡子街
 綏遠歸綏縣小東街
 長春西四馬路
 浙江建德縣
 福建建德縣
 江西景德鎮廠
 湖南南衡陽
 四川資中縣西街牌坊
 安東自新街

總發行所上海法租界嵩山路明善書局

弟子箴言序

匠者之有規矩不易之法也。儒者之有教令不易之理也。浸灌乎仁義中正之理以範乎規矩準繩之中。要必自弟子始。程子曰：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皆盈耳充腹。若固有之，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然則教弟子者，豈可以不豫哉？達源方六歲先祖襟江公教之讀書於古人，嘉言善行隨時指授，輒有所感觸於心，稍長侍家大人講席督策益嚴，凡掖之使進於善，杜之使遠於惡者，引據古今旁通互證，津津焉不倦於口，弱冠遊嶽麓受業於羅慎齋夫子，凡十年通籍後益得聞緒論於大人長者之前，蓋其提撕警覺莫不精微洞透，勸戒炯然，此達源所夙夜秉承而不敢放逸怠惰，以自暴棄者也。顧嘗竊念生平志向有定，庶幾循序而漸進焉者，既已備承父師之教，獨不思推衍緒餘爲弟子誨乎？况弟子渾然之天性甚易，漓寬然之歲月甚易，逝乎於是撮舉舊聞往復告語引伸之以暢其義，曲喻之以達其情，或援經以明得失之幾，或證史以立是非之鑒，辭歸明顯，意寓箴規，其所以獎勸而儆惕者，蓋亦略具於此，乃彙輯而類分之，次爲十六卷，士莫先於奮志氣而學問則擇執之功，莫切於正身心而言語則榮辱之主，修其彝族黨之誼，謹其直諒便佞之閑，嚴其禮教範圍之防，辨其義利公私之界，謙讓節儉善之修也，驕惰奢侈惡之戒也，德備而才全體明而用適，故以擴才識裕經濟終焉，夫今日之弟子異日之成材也，棟樑宜廣廈之施舟楫致大川之用，卽其所以表見於世卓然共稱爲天下之材，抑知天地山澤之氣旁礴鬱積發爲英奇大匠工師復正之以繩墨，範之以規矩，而後棟樑之施始著，舟楫之用始彰，材之成就夫豈易易也哉？吾

故曰。教弟子者。不可以不豫也。嗚呼。導之則從。禁之則止。孰不樂其弟子之賢。而慮其弟子之惡哉。矧吾惓惓之意。所責望於弟子者。尤遠且大乎。弟子苟鑒於是。而知勉焉。奮發果毅篤實。踐履母好奇。母自是母畏難。苟安以聖賢爲必可學。以道德爲必可行。時敏日新。無少閒斷。其有不臻於德崇而業廣者鮮矣。則是編也。豈非弟子成材之助哉。

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月丁卯雲閣胡達源序於京都寓齋之聞妙香軒

弟子箴言目錄

益陽胡達源清甫撰

奮志氣第一

勤學問第二

正身心第三

慎言語第四

篤倫紀第五

睦族鄰第六

親君子第七

遠小人第八

明禮教第九

辨義利第十

崇謙讓第十一

尚節儉第十二

儆驕惰第十三

戒奢侈第十四

擴才識第十五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目錄

裕經濟第十六

弟子箴言

益陽胡達源清甫撰

男林翼校字

奮志氣第一

○人當幼學之時。卽具大人之事。孟子曰。尙志。志於仁。充其惻隱之心。可以仁育萬物矣。志於義。充其羞惡之心。可以義正萬民矣。居仁由義。體用已全。此士之志也。此士之事也。此大人之事也。

○孟子養氣之說。發前聖所未發。浩然之氣。至大而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也。惟能直養無害。則合乎道義以爲之助。而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矣。人皆有是氣。亦貴夫養之而已。吾謂學聖人者。當自此始。

○知言養氣。孟子絕大本領。絕大學問。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此孟子接引後學。將一生得力處。現身指點。學者急須領取。

○平日之氣。良心自存。當保養於萌芽發生之際。赤子之心。大人不失。惟擴充其純一無僞之天。一則完其固。有一則救其枯。亡大人固足尙矣。若已至於枯。亡則惟於夜氣清明之時。實用其操存之力。豈此幾希者。遂不可以復哉。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聖人固百世之師也。乃其興起者。卽聖人之徒也。有興起之志氣。卽有興

起之學問。果毅奮發。孜孜不已。何患不到聖賢地步。

○富貴子弟。易於驕淫。苟能脫去。紈袴氣習。勉強學問。卓然樹立。卽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子弟。易於委靡。苟能樹起。寒酸脊梁。灑落風塵。卓然振拔。卽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此兩種人。擴而充之。豈非大丈夫哉。吾愛之敬之。

○或謂富貴子弟有所賴。而樹立較貧賤子弟似爲稍易。吾謂不然。試觀世間多少富貴子弟。怙侈性成。自甘暴棄。一蹶不能復振。而大學問。大經濟。類皆起於貧賤。何也。有所賴者。志氣蕩而易流。無所賴者。志氣困而易奮也。故處富貴者。如下峻坂之馬。步步控勒。庶免蹉跌。處貧賤者。如駕上灘之舟。步步支撐。庶免奔駛。二者皆傑士也。

○告以義而欣然。色喜者。善心之所發也。責以正而赧然。色慚者。恥心之所動也。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此心一動。踔厲風發。勇往直前。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可進於聖賢。甚矣。恥之於人大矣。

○責人之甘爲庸愚。則怒。教人之學爲聖賢。則驚。抑思吾人不學聖賢。便是庸愚。不肯受庸愚之名。而甘蹈庸愚之實。何怒之有。若肯學聖賢之道。卽便是聖賢之徒。何驚之有。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明示以堯舜可爲。又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鼓其奮迅勇猛之氣。有爲者。亦若是。豈欺我哉。

○堯舜君民。伊尹之志也。克己復禮。顏子之學也。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熊敬修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希聖之士。宜於此實下工夫。

○學者立志。必要做第一等事。必要做第一等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忤。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按此言人。必剛硬果決。乃能肩荷得重大擔子。要只在自反常直。此道義之助。剛大之本體也。不然。只是血氣之強耳。奚足貴哉。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須反覆思量。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此朱子爲學者特地提醒。須知道勇猛奮發。有沈舟破釜工夫。一躍躍出。便是超凡入聖境界。○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按朱子只從今日爲始。一語要人奮勵向前。不可稍有等待。而又隨時隨處隨物隨事。皆有一段精神貫注。更無鬆懈。如此工夫。何患不純熟。何患不光明。

○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須是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朱子之意。謂學者志向以遠大爲歸。工夫以切近爲要。有切近處。乃能有遠大處。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何等志氣。何等學問。此橫渠先生擔荷斯道之言。千載下讀之。令人興起。

○修曰。自修強曰自強。是立心尋向上去。暴曰自暴。棄曰自棄。是甘心墮落下來。全在自己。主張總要學君子上達。

○人無百年不衰之筋骸而有百年不衰之志氣血氣用事嗜欲枯亡則筋力易衰志氣清明義理充裕則精神自固故曰不學便老而衰恐嗜欲之枯亡也

○物閒則靈人閒則廢此身在家庭倫紀之事係焉此身在天下民物之事係焉爲閒人者卽廢人也此心安乎

○貞固足以幹事具有全副精神精神生於志氣志氣奮乎道義

○德之慧術之智皆從痰疾中奮發振起出來故經鍛鍊者爲精金經磨礪者爲良士

○頂天立地的人泛言之是戴高履厚之儔實言之有經天緯地之事三才者天地人切莫輕看此人字

○每念程子大其心使開闊豈徒託之空言高望遠志而已乎後來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切實讀去方見得道理包羅規模宏遠心思便自開闊

○朱子編輯小學又何以切近如此只爲聰明子弟不從小學培壅根基志氣浮蕩終鮮成就故步步引入規矩使他志定氣凝後來便是顛撲不破

○父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可以對君父師友而無慚愧之心其識趣何如其建樹何如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吾志乎君子所貴焉而已

○見患難而避遇得失而動者其志氣先自靡也君子知命守義不爲害怵不爲利昏

○計較者必趨於苟賤不廉之地圓熟者必流爲阿諛巧便之人君子大中至正以道義自處並以道義處人

○東漢名節可以厲畏葸退縮之風西晉清談適足長浮薄虛矯之習君子於名節有取焉

○脚根站定。如磐石砥柱。不可動搖。眼界放開。如黃鵠高舉。見天地方圓。

○諸葛武侯氣象甚大。唐之陸宣公。宋之范文正。亦皆傑出之才。當其草茅坐論。器識宏遠。一日舉而措之。裕如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抱負豈偶然哉。

○爲一鄉不可少之人。非必才高一鄉也。爲天下不可少之人。非必才高天下也。有果銳之氣。以運其才。才無不用處。卽才無不到處。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力。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可見文正沈毅之氣。

○是非正天理。明三綱。五常。立清其大本。大源。庶幾君子之歸乎。

○剛則常伸於萬物之上。慾則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此謝上蔡所以致慨也。

○志如大將。氣如三軍。大將指揮。三軍雷動。未有志奮而力不足者。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兩則字。可想其勇決迅速之神。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人當平安之日。每存恐懼之心。未有不吉者也。卽當恐懼之時。而加修省之力。未有不亨者也。故曰。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之出也。惟其果決必行。故能流而成川。山之靜也。惟其渟涵不竭。故能出之有本。動靜交修。養正之道也。要其得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喫緊則在一果。

字。

○艮上巽下爲蠱。巽則無奮迅之志。止則無健行之才。因循苟且。積漸而至於壞。此致蠱之由也。必須奮發剛毅。大力斡旋。有振民育德之功。而蠱可治矣。不植不立。不振不起。喫緊則在一振字。

○儒行凡十七條。言自立者二。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又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言特立者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又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蠱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同弗與。異弗非也。夫卓然拔俗。不假扶植而自立。翹然出衆。獨標風節而特立者。誠不愧於儒矣。學者果踐其言。不亦君子儒哉。

○居處而侈溢。飲食而濃滯。在庸人爲之。則爲狗欲。在君子視之。則爲害義。吾心正大清明。將以求人之安也。斷不以四肢之安。而侈其願。將以給人之欲也。斷不以口腹之欲。而肆其情。儒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剛毅有如此者。居處飲食。本屬小事。然而有制有節。則非剛毅不能。況其大者乎。

○浮躁者不可以窮理。無沈毅之氣以入之也。委靡者不可以任事。無奮發之氣以出之也。

○悠久。天地之所以成物也。春夏秋冬。四時之運行以漸。恆久。君子之所以成業也。藏修游息。一心之貞固。有常。

○有果志者。怠志不足以乘之。有定志者。歧志不足以搖之。有真氣者。客氣不足以動之。有正氣者。邪氣不足以犯之。要其純實堅確。浩乎沛然。不外集義工夫。非可以襲取也。

○體懈神昏。未可以更新矣。志輕氣浮。未可以圖成矣。君子自愛自重。有振作。斷無因循。希望。

希賢。愈奮發。亦愈堅忍。

○相者謂吾富貴。信乎。必有所以致富貴之理。命者謂吾貧賤。信乎。必有所以處貧賤之道。盡其在我。乃有人事。聽其在天。必有天理。

○天下之大。何地無才。才固不擇地而生也。卽不能因地而限也。自古英賢碩彥。或產僻壤窮鄉。而翹然獨出乎眾者。其志趣廣大。其見識高遠。及至功德成就。鄉里生光。人豈限於地哉。

○人不盡死於安樂。而安樂之可死者多矣。人不盡生於憂患。而憂患之可生者多矣。古今大聖大賢。困窮拂鬱。耐人之所不能耐。忍人之所不能忍。及其擔當大任。卽在此中磨礪出來。其困也。天默相之。其順也。天玉成之。不因境而挫者。未有不因境而成者也。人豈限於境哉。

○讀經史。足以增長志氣。親師友。足以激厲志氣。周覽名山大川。足以開拓志氣。趨蹌清廟明堂。足以整齊志氣。有感而興起。其偶也。天君自主持。其常也。

○賢良三策。開漢室儒學之先者。董子也。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大功。此言天德工夫。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言王道本領。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此言教化規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此言學術一則治術自一。蔡聞之先生。謂是語足定漢家四百年天下之基。豈盜美哉。

○原道一篇。韓子扶翼道統而作也。孟子而後。第一大文字。第一大見識。非體道有得者。不能也。韓子之時。異端並起。大道晦塞。而獨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爲斯道之正統。獨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獨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此等大綱大節。皆卓然有見。自具眼孔。發前賢所

未發。使天下後世學者有所聞而興起。可謂豪傑之士矣。

○西銘一篇。橫渠先生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胸中渾然萬物一體。生生之意。充滿無間。此求仁之要旨也。吾之體性。得於天地父母。皆可以爲聖爲賢。彼汨於私欲者。自爲悖子耳。自爲賊子耳。自爲不才子耳。必要爲聖爲賢。盡天地之性。充天地之體。斯爲肖子。熟味此文。如許愷惻。如許闊大。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參天地贊化育者。具見於此。先生聞生皇子甚喜。見餓孳者。食便不美。卽此意也。

○朱子道承孔孟。學契周程。其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張子贊曰。蚤閱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頌之訓。示我廣居。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按此五贊。各抒精詣。妙契真傳。往復讀之。恍如親炙。學者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潛心體察焉。

○魏鶴山曰。濂溪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鬼神。曰陰陽。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而知其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孔。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也。按濂溪開導學者。乃知其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堯舜。爲周孔。人惟視其身最貴。斯其志最大。而其學最切。且近。則所詣豈不遠哉。

○真西山先生曰。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又曰。吾黨之士。倘有志於聖賢之學。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然如負鍼芒而蹈茨棘也。先生苦口婆心。惻惻款款。招引天下有志之士。學者當悚然而起矣。

○范淳甫先生曰。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此論義理精粹。實本於孟子養氣大勇之說。而推闡之。然則直養之功。集義之說。豈可不急講哉。

○胡明仲寅。文定公長子。朱子謂公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按公當紹興之際。其所歌誦。慨然有恢復之志。可謂抱負非常。其讀史管見。辭嚴義正。卽本於安國春秋有剛大正直之氣。公眞豪傑矣哉。

○陸象山先生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卽宇宙內事。又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云云。先生此論。自少時發之。見得此心與宇宙最闊大。最親切。參贊經綸。自是吾人分內事。

○辛未春。達源以優貢試禮部。其秋南歸。侍家大人朝夕講誦。乙亥。四弟達澍。充補宗學教習。達源則肄業成均。戊寅。舉京兆。己卯。進士。及第。前後留京五載。大人手書前賢粹語。再三督策。大旨以奮勵志氣爲先。書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又曰。丈夫處世。卽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又曰。以虛心遜志。精探仁義道德之奧。以剛腸強力。戰勝紛華靡麗之交。又曰。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又曰。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懼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又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又曰。每至夕陽。檢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云云。達源每得一書。反覆誦讀。如親承提命。頓覺精神振刷。志氣激揚。邇年來。大人年益高。神明愈健。家書絡繹。蠅頭小楷。皆屬名言。至論夙夜省覽。敢不謹守而實踐之耶。大人熟於前賢語錄。特撮舉以示訓。故未詳其姓氏云。

勤學問第二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必博學周知。俾萬理皆聚。而無所遺。必審問剖決。俾萬理皆辨。而無所惑。此君子進德之要也。

○大畜。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惟能剛健篤實。則所畜自大。充實而有光輝。德乃日新矣。故曰。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卽前言爲準繩。以明其德之所由入。卽往行爲模範。以策其德之所由成。非徒資聞見也。所以畜德也。

○義者。是非得失之權也。以義制事。則事有裁制而得其宜。禮者。規矩準繩之則也。以禮制心。則心有範圍而得其正。推其本。則歸諸能自得師好問則裕。聖人且然。況其次焉者乎。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有緝熙不已之功。則物欲不能蔽矣。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有明白開示之助。則進修爲有據矣。責於己者。純密而無閒資於人者。懇切而至誠。此學問之實功也。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真西山先生曰。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蓋人惟多聞。則理明。理明則事達。西山之說。足闡傳說之旨。此所謂有用之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沖虛其心。自得資深之趣。沈靜其氣。絕無助長之情。此遜志也。有聞卽行。不以遲回曠其業。程功無闕。不以作輟怠其修。此時敏也。爲學之道。只此二端。厥修乃來。所必然矣。允懷於茲。道不積於躬乎。

○子曰。後生可畏。以其年富力強。足以積學也。然或自安玩愒。荏苒光陰。轉瞬之間。已傷老大。而有用之歲月。虛度矣。有用之精神。消磨矣。老而無聞。悔將何及。是以聖人論學。曰。日新無一日之可曠也。曰。時習無一時之不勉也。可不儆哉。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何孜孜不已乎。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何歉然不足乎。顏子百世之師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心可謂悚惶。朱子曰。如救火。如追亡。則工夫更爲緊迫。若悠悠忽忽。濟得甚事。

○學之不固。由於不重。松陽講義云。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此說得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按誠身之道。莫要於擇善固執。擇執之道。莫切於學問思辨篤行。此聖人示天下萬世學者一定不易之課程也。吾輩工夫。未有不由困而知。由勉而行者。必須百倍其功。而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矣。此經古本合爲一節。朱子分爲三節。

○張橫渠先生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義理。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存。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按書中之義理。吾心之德性也。見得一分義理。卽全得一分德性。故讀書者。斷不可一時放下。

○又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按書不成誦。無以致其思索之功。書不精思。又無以究其義理之趣。二者不可偏廢。

○又曰。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此

言更爲切至。何也。義理本自無窮。見識漸加開擴。假如今日觀書。鹵莽解去。似無可疑。至明日細心看來。覺得昨日說的不是。因而更加推勘。又有可疑。如此往復尋繹。而其疑釋矣。而其學進矣。

○又曰。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學者有自是之見。不知其繆於聖賢。有先入之言。不知其誤於歧異。皆舊見害之也。舊見去。新意來矣。

○朱子曰。通一書而後及一書。首尾次第。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求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弊矣。此謂學者患在貪多。而泛爲涉獵。究之彼此俱無所成。患在躐等。而急於步趨。究之前後兩不相及。則循序漸進之法。不可不遵也。

○又曰。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爲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此謂學者於經傳之文辭。必精熟於口。義味之通貫。須融洽於心。則熟讀精思之法。不可不遵也。

○又曰。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便是虛心。方得。聖賢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此謂學者從容玩索。自有超然會悟之時。若穿鑿強求。必多淆然扞格之處。則虛心涵泳之法。不可不遵也。

○又曰。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要自家身上體驗。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件件如此。方有益。此謂學者於聖賢之堂奧。未易窺也。則以言語示之階。言語之指陳。亦非泛也。必以踐履盡其實。則切己體察之法。不可不遵也。

○又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此謂學者期限不可太迫。譬如千里之路。斷不能一日奔馳。課程不可稍鬆。譬如上水之船。斷不可一篙放緩。則著緊用力之法。不可不遵也。

○又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心自存。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此。謂學者心之橫放。甚於潰川。惟敬可以隄防而不決。志之驟逸。迅於奔駟。惟敬可以銜轡而不馳。則居敬持志之法。不可不遵也。

○居敬窮理。自程子始。卽孔門之博文約禮也。博文約禮。自孔子始。卽虞廷之惟精惟一也。聖學舍此。別無路入。朱子曰。學者工夫。兩項都不相離。

○朱子與呂東萊先生纂集周子二程子張子之言。爲近思錄十四卷。嘗謂學者曰。四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書之階梯也。汪星溪先生增輯朱子之言。合爲五子近思錄。其說更爲完備。

○聖賢只是一個正理。講學只遵一個正論。有一種剛愎自用。立異矜奇。詭於中庸之道。另闢隱怪之門。而已自外於名教。自誤其身心。貽害於後世。而不自覺。殊可惜也。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貽誤於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

○朱子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又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讀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按此教

人讀書之法。只貴熟讀。不患記性之差。而貴放心之求耳。

○氣質之偏。稟於天者也。學問之道。盡於人者也。以學問之道。救氣質之偏。如泥在鈞。如金在鎔。人事盡。而天性亦漸淳矣。

○時過難學。此果於自棄之言。見得聖賢可學。發憤做去。雖四五十。未必無補。朱子曰。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靜亦學。動亦學。無可閒也。然形過用則疲。神過勞則困。故學問之道。省外事爲要耳。有省約處。乃有凝聚處。未有精神專一。而至道不凝者也。

○吾心之理。本自完全。根柢自六經培之。生意自六經發之。六經之理。與吾心之理。貫通浹洽。則根柢深矣。六經之理。與吾心之理。觸類引伸。則生意暢矣。

○工夫只怕一個待字。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則與日知其所無者異矣。前月待後月。後月又待後月。則與月無忘其所能者又異矣。悠悠蹉跎。終身無可進步。朱子曰。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工夫只要一個熟字。經籍紛紜。名言至論。須令胸中爛熟。則心與理一矣。不時展覽。則眼生。不時誦讀。則口生。不時思索。則心生。愈隔闕。愈難理會。安有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之時。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歐陽文忠公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孟子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

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半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按文忠計字之法。除七八歲啓蒙不計外。從九歲起。以每日讀三百字爲斷。十三歲時。諸經已爲精熟。卽以減半計之。十七歲時可矣。又或事故遷延。二十一二歲時。亦可精熟。尙未爲晚。且或再有遷延。在三十歲以內。猶可按日計程。寸寸積累。窮經致用。不無裨補。過此以往。願學未能。始悔從前曠誤。抑已遲矣。可不慎哉。

○由經史窮理。可得性道之精。以經史論治。可知經濟之大。吳朝宗先生曰。楊墨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管商申韓諸書。治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悉取其書而禁絕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於聖賢之言。精其志於身心之學。玩其意於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如是。則學正而道明矣。

○呂新吾先生曰。世閒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稽。而動與道合矣。吾謂古今之事萬變。古今之人萬殊。其所以定於一者。理而已矣。有道理。斯有法程。有軌度。斯有轍迹。故必讀古人之書。乃能合古人之轍。

○陸清獻公示子弟帖云。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將聖賢之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書務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的人。

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按此卽朱子切己體察之說。意義甚爲周至。先生云年來爲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上去。亦此意也。

○又示席生帖云。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前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主。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又云。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按此於讀書做人之法。尤爲切至。嗚呼。浸灌聖道。其言可會哉。

○又示席生帖云。讀近作甚快。雖閒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法。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情精華。皆在此書。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按此數條。皆是句句引入身心上去。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學者知之。

○張楊園先生東莊約語。學問之道。固尙從容。一任優游。難希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閒。按學者用功思慮。必要專一。精神常須提起。閒且不可。况五閒乎。五閒者。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接閒人與閒事也。

○唐翼修先生曰。父子之閒。不過不責善而已。然致功之法。與所讀之書。不可不自我授也。孔

子於伯魚。亦有學詩學禮之訓。今怠荒之父兄。不能設立善法。教其子弟。事事委之於師。不知我既無諄切教子弟之心。師窺我意。淡漠恐亦不盡心訓誨矣。又曰。父兄於子弟課程。必宜詳加檢點。書文閒時。當令其面背文藝。閒時當面課之。始知所學之虛實。按此則學問之功。責在子弟。而教誨之道。實由父兄。固不可以煩擾侵師長之權。亦不可以怠荒廢子弟之業也。

○弟子學問。須是收斂此心。緊束此身。運精進之力。加奮迅之功。勤勤懇懇。尋向上去。具此一副果力。精心斷無難做底事。惟有懶散二字。委頓不前。神昏氣弱。百事無成。此學者之大戒也。

○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知得一分。只還得一分。行得一件。只還得一件。知行並進。無可駐時。稍有滿假之處。便是退心。再無長進。故自勉自責者。歉然不足。如此便有進機。

○同里段密林先生。篤志力行。經義深邃。嘗謂孔子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與胡氏比鄰三世矣。登其堂。見其人。老者諄諄。幼者恂恂。詩書之氣。充溢門閭。其一鄉之瑞。與家人與達源。同入縣學。先生贈詩云。驂驢開道。駒千里。檜柏參天。桂一枝。屬望拳拳。極爲深遠。凡子弟忝預科名者。皆以詩旌之。至達源及第時。先生已前卒矣。猶憶丁巳春。大人課達源兄弟於先生之密林書屋。三月上巳。大人赴里中文課。先生獨步至齋。指架上四子書曰。此已熟讀乎。對曰。然。此皆知身體力行乎。對曰。願學。曰。能如是。則六經皆我有矣。維時暮春。天氣小闌。花韻滿徑。苔香林鳥調聲。盆魚竦尾。先生曰。可能從我遊乎。則皆起立。惟先生杖履是瞻。山光映碧。清芬襲人。溪水環門。活潑潑地。先生隨意指點。覺別有一分境界。別有一番生意。願謂達源等曰。周茂叔吟風弄月。程明道萬物靜觀。皆自得。吾於今日見之。

○身者。家國天下之本也。完得此身分量。只靠著一修字。心者。身之所主也。全得此心本體。只靠著一正字。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國天下無不正矣。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孔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言存心。言養心。言收放心。豈可聽其出入。而不加保守哉。范氏曰。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吁。可畏也。

○孟子特指出心之四端。爲學者導引其緒。特揭出擴充二字。爲學者開示其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關繫如此。令人神悚。

○先立乎其大者。尊之曰天。與。推之曰大人。看此心何等鄭重。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桐梓則知養之身。則不知所養。曰不知。豈竟不知耶。曰弗思。豈竟弗思耶。

○獨中不戒懼。以獨之無人知耳。抑知外面有許多監察者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曾子提撕。緊切。不啻大聲疾呼。森然可畏哉。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謂且欺謾得過去。不料視己者。如見其肺肝然。直如冷水澆背。熱油灌頂。更從何處躲閃。

○異端虛無寂滅。能令此心清淨。究竟空渺。而無實用。便是塊然。

○學者之心。須令湛然虛明。隨感而應。得其正耳。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卽此四者之發。見得存養。見得省察。

○如鑑之空。好醜無所遁其形。如衡之平。輕重不能違其則。有此虛明之心。爲一身之主。則五官百骸。莫不聽命。而動靜語默。無不中禮。此身心相關之道也。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確有此彷彿光景。朱註補出。敬以直之。是正心要法。最宜深省。

○敬者。千古學聖之宗旨也。敬則內無妄思。常提醒此心。凝一虛明。雖百邪紛擾。自有主而不淆。則心無不正矣。敬則外無妄動。常檢攝此身。整齊嚴肅。雖萬感沓來。自有主而不亂。則身無不正矣。故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此箴發明持敬之方。合內外貫動靜。可謂詳密精切之至矣。學者存養省察。舍是曷由乎哉。

○無事時。提策此心。不令其虛懸無著。有事時。鎮定此心。不令其紛亂無主。心常惺惺。便覺一身氣脉。緊湊強固。無昏惰懈弛之弊。及應事接物。整肅周詳。表裏如一矣。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道。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閒斷。故作字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身心若要勤緊收拾。須將整齊嚴肅四字。時懸於心目之間。

○學者以九容範其身。則身在規矩中矣。以九思範其心。則心在規矩中矣。此持敬之要法也。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工夫愈精密。身心愈謹嚴。
○矯輕警惰。輕則浮躁。惰則弛慢。輕者必惰。惰者必輕。二者常相因也。惟一敬字。可以矯之。警之。薛敬軒先生曰。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
○心之光明。不欺於屋漏事之正大。不愧於妻子。非主敬存誠。不能有此精密。如此。乃可謂真實工夫。

○誠者。天理之自然。真實無妄者也。既無虛假。又無間斷。故可以盡其性。可以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推其極。大莫能名。要其本。只是不虛假。不間斷。鄭氏曰。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擇執之中。有學知利行一等。又有百倍其功者。則困可以知。勉可以行。誠固非夙絕不可及之境也。誠身有道。豈限於困勉哉。

○誠說文。信也。廣雅。敬也。增韻。純也。無僞也。樂記。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學者勿視爲高遠。只道居處恭。執事敬。非誠乎。言忠信。行篤敬。非誠乎。且從此進步。便是至誠。

○靜虛則明。周子之教也。靜前工夫。少不得知止有定。靜時存養。少不得戒慎恐懼。靜後效驗。則古今之事理。無不悉。天下之情變。無不明。故曰。惟天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水澄清。可以鑑毫髮。鏡虛澈。可以數鬚眉。靜而已矣。心常交感。萬物而有主。則靜焉。其理定而不淆。其氣清而不雜。其處事接物。言動威儀。適中其節。而止於符。

○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常自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

餘步不可多食酒肉。致令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則起。靜坐至七日。則精神充溢矣。久之無少閒斷。妙用無窮。

○靜亦非徒寂守而已。卽有時臨事匆忙。應接不暇。而其神閑識定。條理秩然。此是何等靜鎮。語云石破天驚。神色不變。蓋從涵養得來。

○浮躁淺率。褊窄迫促。德不足。才亦不足。凝重寬厚。廣大從容。德有餘。福亦有餘。

○吾身心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孟子說不動心工夫。在養氣。說養氣工夫。在持志。集義。朱子曰。人須是有蓋世之氣。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此氣無一時不保養。無一刻不充塞。最爲切要。○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此張子示人以乾乾惕厲之學。修省之極功也。自古聖賢。無不從朝乾夕惕中來。吾輩正須學此。

○李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此八字。如許擔當。如許涵養。

○克己者。自全其心。而無疚於內。故能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正己者。自盡其道。而無求於人。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暗室屋漏之隱。凝一而不雜以私。況其顯者乎。夫婦居室之近。整齊而不參以妄。況其遠者乎。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閒。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又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朱子此說。見得顏子工夫。並見得學者工夫。

○是非者。天下之正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審求其是。決去其非。則皆天理之正。人生之直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周子只說幾字。言當辨之於微也。豫者事理素定於內。而順行於外也。張子每說豫字。言當辨之於早也。存天理。遏人欲。合二子之言。乃備。

○衣錦尚絅。君子之闇然。退藏於密。聖人之寂然。惟無一點矜誇。乃有無窮蘊蓄。謝上蔡與伊川相別一年。只去得一個矜字。可謂切己體察。

○學者更須去得一個爭字。心平氣和。可以辨古今之理。可以論天下之事。蓋事理非一人之私。不可有人之見。亦不可有我之見。虛懷公論。方於事理有濟。

○更須去得一個偏字。性情之偏。見於好惡。好惡之偏。見於措施。措施之偏。害於家國。化其執拗之私。適於平正之道。此中煞有工夫。

○更須去得一個忌字。人才關繫最大。其心好之。實能容之。造福無窮矣。媚嫉惡之。實不能容。害可勝言哉。忌字病痛甚多。不獨人才爲然。類而推之。凡在人者。皆作在我者觀。可以無忌矣。○更須去得一個僞字。立心制行。處己接物。近在家庭鄉黨。遠在朝廷絕域。皆當真實無妄。不假安排。布置在己。則無愧於心。在人則深信於我。推而行之。無不利也。若有一毫僞念。人便看破。事便難行。斷不可掩飾彌縫。作僞心勞日拙。尙其做之。

○更須去得一個難字。自古有擔當的人。學問事功。皆無畏難。苟安之見。故能有志竟成。倘曰苟如是。是亦足矣。將進是不亦難乎。明知可爲。靡焉退縮。此等人斷無長進。懦夫有立志。願起而振之。

○以才智陵人。以言語先人者。皆客氣也。客氣用事。斷無進機。能消磨得客氣。有一段謙下虛受之心。可以進學矣。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威儀德之符也。有諸內者敬慎之心。形諸外者退讓之節。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入非亦無鬼責。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

○剛善爲嚴毅。剛惡爲彊梁。柔善爲慈祥。柔惡爲懦弱。有善而無惡者得剛柔之中也。或偏於彊梁。或偏於懦弱。則氣質未變。有不得其正者也。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吉之幾。吝便是凶之漸。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善惡將動而未形。辨之於纖介之際。得失已分而可救。補之於悔悟之餘。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家人之爻曰。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蹇之象曰。反身修德。

○損德之修也。所當損者。惟忿與慾而已。兌之說。故以懲其忿。艮之止。故以窒其慾。

○有乾之剛健。則足以勝其私。有震之奮迅。則足以鼓其氣。故大壯之象。君子以非禮弗履。

○惡甚微而將長。不可不謹其微。陰始生而漸進。不可不防其漸。姤之初。一陰方生而柔道之牽勢將難遏。係於金柅。所以制羸豕之躑躅也。聖人之戒嚴矣。

○一部易經。只消懼以終始四字。便可包括。懼以始。當防微杜漸。懼以終。當持盈守成。朱子云。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三風十愆。傲於有位。而具訓於蒙士。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知所謹也。且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總其大旨。不外祇厥身三字。能敬則風愆俱泯。不敬則風愆俱至。伊訓之言。可謂切要。不獨傲動太甲。而亦萬世之炯戒也。

○坐以待日。孜孜爲善之心也。始見於書之言湯。再見於孟子之言周公。蓋聖人憂勤惕厲。其檢於身者。惟恐不及。其施於事者。惟恐未遑。故身無不修。事無不理。況在學者。尤宜刻自鞭策。○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慎德工夫。雖一頓一笑。一動一作。皆應仔細修省。以小處爲可寬。將有不止於小處者。故流金礫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萌芽一分。卽增長一分。怠忽一分。卽欠缺一分。可不戒哉。

○酒誥飲酒之事有三。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一則曰德將無醉。再則曰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嗚呼。反觀內省。身心不敢放肆。謹於酒者。如是何憂其沈湎哉。

○方正學先生幼儀雜箴云。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慎其防。此語最爲警切。

○剛大之氣。足以幹事。浮躁之氣。足以敗事。吾輩火氣易動。往往發不中節。處事多乖。故理勝者。有真氣。幹得事來。私勝者。皆火氣。卻不濟事。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蓋怒者。氣之盈也。氣怒而不可遏。惟克己者。只見己之不是。便不與人校。而忿怒之私自消。懼者。氣之怯也。氣怯而不能充。惟明理者。實見理之至正。便自反而直。而怯懦之心自振。薛敬軒先生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無所慕於外也。不充詘於富貴。無所滿於中也。立得定時。便覺浩浩落落。至於貨色二字。須脫然無累。乃有進步工夫。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而無節。則斷送一生矣。故敬身者。於欲之所不能。無情之所不能止者。一撥便醒。以明鏡照之一醒便斷。以慧劍斬之。

○醫方四物。所以養血也。四君。所以養氣也。然人之血氣。全在自己保養。火不動而水常足。則血無耗矣。怒有節而神不傷。則氣無損矣。呂新吾先生曰。清心寡欲。不服四物。省事休嗔。不服四君。修於內者。無待於外。此至足之道也。

○波靡之中。難言品行。勢利之內。豈有聖賢。習俗之移人也。可畏矣哉。惟能於千萬庸眾之中。克自振拔。不至陷溺。儼如鶴立鷄羣。斯爲君子。

○一念善惡。天人之分也。持之斯須。則已登於道岸。失之斯須。則且墜於深淵。持守之幾甚暫。得失之界甚危。尙其慎此一念哉。

○事有益於身心者。則奮迅以行之。物有害於身心者。則果決以絕之。何也。吾身心苟受其益。雖黽勉赴之。猶恐不及。苟受其害。雖探湯視之。猶恐不嚴。一念因循。百端叢脞。須有斬釘截鐵手段。

○進退出處。超然無累。此等境界。須是本源清。學守定。

○李光弼治軍。雖敵所不至。亦巡邏不懈。何等嚴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等武毅。此便是兩人小心敬畏處。先儒以此釋瑟鬪之義。蓋其心戰兢兢。恐懼無稍疏懈。則嚴密者。欲自不能入。武

毅者欲自不能屈。吾竊以淇澳之詩。切磋琢磨。工夫極細。而瑟僖二字。尤爲學者之要道也。
○鍊識鍊膽。昔人有是言也。識可鍊乎。凡經權常變之理。皆體會於心。則識定矣。識定者。權衡有準。膽可鍊乎。凡道義剛大之氣。皆充足於心。則膽定矣。膽定者。雷霆不驚。

慎言語第四

○孔子觀於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罔罔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患口過哉。蓋嘗三復是篇。金人銘辭。有戒慎卑下之意。孔子引詩。有臨深履薄之心。然則慎言之道。非徒守口而已也。

○頤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君子觀其象。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頤之所係。豈不重哉。

○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動則戶開。機動則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可不慎乎。子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感應之速如此。

○人之招禍。惟言爲甚。密於言語。則是非不形。而禍可免矣。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者，皆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也。人之辭以情遷，易之辭亦以情遷。明於吉凶之道，審於利害之幾，可以知所謹矣。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吾嘗讀詩，竊歎武公晚年箴戒之詞。夙興夜寐，篤志力行，既惓惓於威儀，復懷懷於言語。其曰：慎爾出話，而懼其玷之無可磨，無易由言，而慮其讎之無不報。再三申戒，戰兢自持，嗚呼！武公之學，於是爲己密矣。故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見責於君子，猶可爲鑒戒之益。見責於小人，則不免恥辱之加。且不獨恥辱而已。語言之恨，機伏戈矛。書曰：惟口興戎。詩曰：無言不讎。然則易言之責，豈小也哉。○隱惡揚善，聖人之心也。薦賢舉能，君子之道也。蔽賢之言，上則病國，下則病民。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可以鑒矣。

○仲弓居敬行簡，簡以御天下之煩，而況於言乎。言簡而當，而取於佞乎。佞者，一事無不盡之言，簡者，一言無不盡之理。

○審確而和緩者，言之有倫也。而心有以主之，輕浮而躁急者，言之不慎也。而心先已淆之，程

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甲辰啓蒙後。祖父襟江公。手示曾祖映塘公所書小楷一冊。筆畫精妙。似黃庭洛神。時置按頭。愛其字之工。不知其言之切也。戊申春。頗省辭義。另行鈔出。有勸孝弟。睦族鄰。慎言語。崇謙讓。數詩。警切沈摯。足垂法守。其慎言語詩曰：緘口金人訓。兢兢恐懼身。出言刀劍利。積怨鬼神瞋。簡默應多福。吹噓總是春。白圭宜三復。此意可書紳。蓋謂出言利於刀劍。積怨及於鬼神。惟簡默可滋厚福。卽吹噓皆屬仁言。嗚呼。兢兢恐懼。公之省察克治。可想矣。而吹噓總是春。五字。尤見天地生物氣象。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我後人其敬聽之。

○一言而造無窮之福。一言而去無窮之害。在朝廷可也。在鄉黨亦可也。一言而斷天下之疑。一言而定天下之業。在治功可也。在學術亦可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所以補功德之不足也。

○人有惻隱之心。我以言成之。人有暴戾之心。我以言化之。此長善救惡於未然者也。既有惻隱之事。我以言充之。既有暴戾之事。我以言解之。此長善救惡於已然者也。嗚呼。感人以言。雖屬淺事。而苦口婆心。總期同歸於善。其所濟豈淺鮮哉。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非君子之心也。疑人之善。而附會以敗之。信人之惡。而指引以證之。則小人之尤也。善卽可疑。羣焉推許。爲善者益奮。而善人多矣。惡卽可信。代爲掩覆。爲惡者自慚。而惡人寡矣。子曰：樂道人之善。無攻人之惡。皆當銘諸座右。

○一言而壞風俗。一言而損名節。一言而發人陰私。一言而啓人讎怨。其害甚大。其禍甚速。斷斷不可言也。或人有可疵。盡言以翹其過。人有可責。微言以諫其非。其意未嘗不善。要必深知。

其人之能受其言。而吾言之實有所濟。乃可耳。不然。吾願三復白圭。不置矣。

○譽我則喜。毀我則怒。人情之常也。然我因譽而喜。因毀而怒。獨不思可譽者何在。可毀者何在乎。王昶誠子書曰。人或毀我。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哉。斯言可以爲法。

○人可以毀譽加於我。我不可毀譽加於人。昔伏波將軍戒其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聞人之惡。且不可言。況無端而毀之乎。

○與清者稱。伯夷可也。與貪者言。則涉於譏矣。與和者稱。柳下可也。與鄙者言。則疑於誚矣。吾卽以無心出之人。未必不有心聽之人。若以有心責之。吾豈能以無心謝之乎。

○喜談閨闈。此天下之大惡也。無稽之語。得自傳聞。自我播之。甚於枉殺。自我止之。勝於理冤。呂新吾先生曰。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個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口中雌黃。有出於輕躁者。有出於險刻者。未聞齒牙之獎勵。徒驚舌劍之鋒鏑。辱人顏面。既不能堪。恨入心懷。必將思逞。此等罪過。較之談人閨闈。其輕重不相遠矣。

○唇齒之傷。甚於猛獸之害。刀筆之烈。慘於酷吏之刑。一言耳。辱其身。並辱其祖父。並辱其子孫。慘傷之情。積憾數世。在人心固所必報。卽天理亦所不容。出爾反爾。豈不大可懼哉。

○侈口曰無人才。此妄言也。人各有才。才不必奇。能修其業。能舉其職。卽才也。才不必全。矜其所短。用其所長。卽才也。且高才碩德。或深自韜晦。阻於見聞。以管窺天。而曰天盡是乎。惟卽儕伍之中。獎其清俊之彥。培植得一人。卽成就得一人。樂育之心。陶鎔不倦。好善之士。鼓舞奮興。何地非才。生之在天。成之在我。豈敢以鄙夷之言。輕量天下士乎。

○狃偏見以論古今之理。挾小智以談天下之事。見於此不見於彼。知其一不知其二。揆諸事理。有斷斷不可通者。且囂然自是。堅其執拗之私。逞其剛愎之論。是謂狂言。其言不用。而是非既謬。已爲心術之憂。其言若用。則措置失宜。便爲天下之害。

○萋斐小文也。可以成貝錦。比譖人者。因細小而文致人之大罪。哆侈微張也。可以成南箕。比譖人者。因疑似而巧構人之實罪。捷捷播播。情狀百出。是謂讒言。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巷伯惡之。

○無羞惡之心。而爲阿媚之態。工逢迎之計。而習善柔之辭。是謂巧言。孔子以巧言對令色。不過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耳。詩曰。巧言如簧。則指讒賊之口。爲鬼爲蜮。其情尤可畏矣。

○一語當其理。便如的破冰開。一語當其情。便如肝披膽露。一語當其時。便如驚雷迸筍。一語當其事。便如撥雲見天。言者怡然聞者豁然。相悅以解矣。不審是非。而強聒之不達。權變而瀆陳之。不知其厭聽。而覲縷之。是謂多言。多言者。既失於己。無濟於人。

○百世之下。非古之道者。古聖之罪人也。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今聖之罪人也。此其剛愎成性。辨論甚雄。所謂愚而自用。賤而自專。裁及其身。有固然而無疑者。

○古之立言者。六經也。今之立言者。詞章也。六經之言。惟其常常。故有典有則。而皆得其平。詞章之言。惟其變。變故愈趨愈歧。而多失其正。

○簡淡如太羹玄酒。使人味之而彌永者。古聖之質言也。甘美如珍羞膾炙。使人含咀而饜飫者。古聖之嘉言也。惟於此探討其味中之味。乃能闡發其言外之言。

○懷仁抱義。盡性明倫。訓世之言也。忠君愛國。濟人利物。經世之言也。守其常。則布帛之文。菽

粟之味。達其變。則金石可貫。鬼神可通。須有此一段精神見識。始可與立言。不然。皆辭費也。

○家大人嘗謂達源兄弟曰。朱子小學近思錄。啓迪諄諄。扶植後進。西山先生大學衍義。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惓惓於誠正修齊。切切於家國天下。一縷精心。誠實懇到。可謂體要之言。宜於經史外。分日展覽。裨益良多。

○語言正大。消得人多少。邪心。語言愷惻。長得人多少。善念。語言渾厚。養得人多少。和氣。語言獎勸。成得人多少。德行滿腔。是與人爲善之心。開口卽與人爲善之道。存得此心。何敢容易說話。

○與人言義。義定則有當爲之事。有不當爲之事。與人言命。命定則有自致之福。有不可妄致之福。與人言法。法定則有自免之道。有不可倖免之道。知法之不可犯。卽君子懷刑之心也。知命之不可強。卽君子俟命之心也。知義之不可違。卽君子喻義之心也。此中大有感觸。大有轉機。吾言未必無補。

○家庭之言。天倫恩義之所係也。斷不可有偏好偏惡之心。一涉乎偏。則家道必乖。何以對吾親。堂陛之言。天下安危之所係也。斷不可存私喜私怒之見。一涉乎私。則治術必壞。何以對吾君。

○與同等者言。直而當。與位尊者言。和而諍。其理直。其辭直。侃侃如也。其辭婉。其理直。誾誾如也。學者須識得聖人氣象。自然合宜。在朝在鄉。事上接下。可以類推。

○有廓然大公之心。斯有廓然大公之論。自私自利者。傷天下之元氣。抑天下之人材。恬然不以爲可惜。若此心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絕不以己私與焉。則平正通達。至理名言。我身與

天下爲公矣。

○規過之言。須令人有悔悟意。不甚其過。所以示可轉之機。不斥其過。所以作自新之象。勸善之言。須令人有歆動意。引以易從。明指其趨向之路。導以不倦。並生其鼓舞之心。

○以古事證今言。我有據而人易信。以淺言道俗事。辭不費而人易從。故知泛而無徵者。非典要之語。隱而求深者。非平易之情。

○寬厚之言。包涵一切。是非卻極分明。不可以徇私奪理。姑息之言。苟且一時。是非卻沒分曉。適足以長惡遂非。

○言者心之聲也。誠於中。形於外。不可以僞爲也。最怕滿口是聖賢說話。滿腔是庸眾心肝。縱然好聽。而體察踐履處卻少。以此感人。其能動乎。

○禮義廉恥人之大防也。只可峻其防。不可潰其防。一言而潰之。罪孰大焉。聲色貨利。性之大賊也。只可禦其賊。不可縱其賊。一言而縱之。罪孰大焉。

○當幼學時。得一言感動。便終身不忘。謹守教訓。其所入者早也。在錯路上。得一言喚醒。便回頭不走。急就康莊。其所悔者真也。以言教人者。宜因其幼而感之。因其錯而醒之。

○推獎君子。不妨其言之詳。非要譽也。所以彰君子之德。而樹小人之型。屏斥小人。不妨其言之少。非示寬也。所以回小人之心。而消君子之禍。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此時有定。可以見其涵養。家庭多率語。卑賤多慢言。此時不差。可以見其慎密。

○做寬厚事。有嚴厲語。嚴以成其寬也。有寬容語。做刻薄事。寬以濟其刻也。可以嚴成寬。不可

以寬濟刻。

○清議公論也。挾其詭僻之私。快其侮慢之說。則爲處士橫議。是非倒置。邪正混淆。而世道人心。有敗壞不可收拾者矣。正人心息邪說。孟子所爲深懼而力救之與。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物之鳴。感於其時矣。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鐘之鳴。應於其人矣。不失其時。不失其人者。言之則也。

○聖人論事。有經有權。權所以適其平也。故能平天下之不平。而聰明自用者。動以權字行。一己之私飾。一己之罪。而不思其言之謬於聖人也。學者立言。且只守經。未可率意道個權字。

○小人懷詐之言。其情必露。詐由於矯揉。情發於不覺。見於眉睫之間。動於口頰之際。未有不肺肝如見者也。明理以燭其幾。隨事以懲其過。庶幾有飾辭無敗事。

○諛淫邪遁言之病也。蔽陷離窮心之失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非心通於道。而明於天下之理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故君子慎言。尤貴知言。

篤倫紀第五

○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敍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敍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也。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論語垂教萬世。開口提一學字。指示入道之門。進德之要。學莫切於爲人。爲人莫先於孝弟。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弟子一章。曰謹信。曰親愛。而以孝弟爲先。卽子夏文學之科。必從賢親君。友上切實用功。倫紀既修。萬事舉矣。倫紀有乖。百行隳矣。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能上下相親此夫子示人以事君之道也夫進思盡己之忠退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之不愛君也有善則順成之有惡則匡正之無一事之不愛君也臣忠愛以親其君君誠信以親其臣上下相親同心同德此唐虞三代之隆也

○欲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恐其君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與孔子盡忠補過之言同一忠愛懇切之意竊謂經傳所稱事君之道備矣要莫切於此言學者深思事君以忠之義務致引君當道之誠庶乎得其要矣

○食毛踐土皆君恩也鼓腹以樂其天獻曝以申其愛使小民皆知此義則有良民斷無亂民抱關擊柝皆君事也盡心以共其位竭力以守其官使小臣皆知此義則有稱職斷無廢職

○孝經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備矣而士之孝則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學者其所從事焉

○事親者色難故禮曰下氣怡聲婉容愉色盡孝者養志故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孝莫大於守身守身莫要於敬事一事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敢不敬乎

○菽水承歡不必三牲之奉養椎牛致祭不如鷄黍之親嘗故孝子愛日

○愛敬之情父母爲重世有愛妻子而薄父母者有厚朋友而慢父母者悖逆之心不可問矣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四者人情之所不免也然因妻子而孝衰則尤爲人倫之害故必慎終如始

○父母之恩。天地覆載之恩也。不孝父母。則是天不覆地不載之人。罪孰大焉。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羅仲素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夫仁人孝子之心。惟盡事親之道。不見父母之非耳。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積誠以通之。且能諧和感化。顧吾所以事親者。未若舜耳。無不可事之親也。無不可事之親。乃可以爲人。乃可以爲子。

○王祥性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開。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王覽祥異母弟也。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嗚呼。祥覽兄弟。孝友。吾無間然矣。嘗考祥年八十有五。覽年七十有三。福祿令終。門施行馬。其子孫貴顯數百年。豈非孝友純篤善氣所積哉。

○唐崔瑄昆弟子孫最盛。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筭。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強。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得新婦孝敬。嗚呼。婦事舅姑。子事父母。其理一也。然而爲婦者。往往難之。唐夫人盡愛盡養。至以乳哺其姑。可謂孝矣。而其姑遂以子孫孝敬許之。其食報也宜哉。

○先民有言。父母有事。譬如少生兄弟一人。父母分財。譬如多生兄弟一人。此古今之至論也。嘉慶甲子元旦。家大人以此示教。迄今道光甲午。又三十年。大人與伯父叔父。皆已年近八十。雖雖秩秩。五代同堂。蓋其所由來。非偶然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其立說最近。且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其言更屬平易。無難抑思。外面只見得徐行後長。裏面有多少謙恭友愛。由徐行而充之。則可以爲悌弟。可以爲孝子。可以爲堯舜。亦爲之而已矣。

○愛敬者。良知良能也。有父母而後有兄弟。父母之愛。兄弟之敬。同體同氣。天性自然。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

○常棣八章。反覆曲盡。死喪之威。兄弟懷之。急難之事。兄弟救之。外侮之來。兄弟禦之。平安之後。兄弟豈不如友生乎。籩豆之陳。兄弟豈不當燕樂乎。熟思而深味之。友愛之心。自油然而生矣。

○鬢鬢之年。其兄弟相愛者。天性未漓也。婚姻之後。其兄弟多隙者。婦言有間也。惟能不以婦言間其天性。並以大義開示婦人。則所全者多矣。

○妻子好合。兄弟既翁。此是家庭和氣。則父母安樂。福祿聿臻矣。夫妻反目。兄弟鬩牆。此是家庭戾氣。則父母憂愁。災禍隨至矣。感應之機。捷如影響。

○曰兄弟。天倫之序也。有壻篋之應焉。有手足之愛焉。曰長幼。年齒之序也。有鴈行之節焉。有肩隨之禮焉。親疎自有差等。而恭敬可以類推。

○曾祖映塘公。性行敦篤。人無間言。誘掖後進。孳孳不倦。每日將孝子悌弟。嘉言善行。以素紙

楷書計五百字爲準。分給子弟。使知觀感。蓋數十年來。未嘗以寒暑輟也。里中有某姓者。少無狀。因公教督。遂爲孝友。屬纊之日。指牀頭一篋曰。吾非此不有。今日啓視。則皆公所書嘉言善行也。其子孫至今寶之。

○漢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或破其產。輒復賑給。吾每稱薛包友愛推讓分財者。未嘗不爲之感動。且有能賑其兄弟之貧乏者。顧考薛包被逐於父母。日夜號泣。不忍去。不得已。廬於舍外。又廬於里門。然且晨昏不廢。父母慚而還之。可謂孝矣。未有孝而不友者也。

○隋吏部尙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酒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曰。叔射殺牛。弘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夫以弟之酗酒殺牛。可謂異矣。將責其弟乎。則視牛太重。將許其弟乎。則於理亦乖。除卻作脯二字。別無開消。雖其再告。亦姑聽之。亦姑知之云爾。謹錄之。以爲薄兄弟而聽婦言者。儆焉。

○唐英公李勣。其姊病。親爲煑粥。火焚其鬚。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其可得乎。宋司馬溫公。其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夫桑榆景迫。年力日衰。友愛之情。老而彌篤。揆之人情。大抵然也。顧世所傳如英公溫公者。蓋亦罕覩。豈非愛敬之心。尙多有未盡者乎。

○宋王文正公旦。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感悟爲善。終亦不言。夫家廟。

所以奉先也。百壺之酒，所以將敬也。無故而擊破之，至酒流滿地，殊甚駭人。文正乃寂然若無所見者。嗚呼！此弟之所以感悟爲善歟。

○昏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舅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所以著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此言爲得其本矣。

○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然成家之道，要在正身上。上九以剛居上，曰「孚」，則以誠爲本。曰「威」，則以嚴爲用。大象曰：「言有物，行有恆，皆反身之道，探本之論也。」

○嗃嗃者，嚴厲之象。然人心敬畏，內外整齊，猶爲家之福也。嘻嘻者，佚樂之象。然法度已廢，綱紀日淆，豈非家之羞乎？與其情勝乎義，不若義勝乎情。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正字是居家第一義。

○夫婦有別，居室則限其出入，言語則嚴其內外，禮法常謹，瀆慢不生，消匪僻於未形，而身範以正，靖愛憎於不覺，而家範以端。故聖人於好合之中，特示一別字，其旨深矣。

○嫡妾者，閨內之大閑也。嫡能逮下，則爲仁之周；妾能敬上，則爲義之正。以溺情長其驕志，以私昵潰其大防，夫之過也，非家之福也。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自古以來，家之衰也，莫不由於梱內。其興也，莫不起乎室人。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古人所由嚴爲之防也。猶憶祖考襟江公棄世，伯父玉峯公總理家政，命達源大書。

守家法不聽婦人言八字懸於座右四十餘年內外無間蓋以此也。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鄰稱之吾嘗歎鮑宣能修德守約少君能惟命是從夫不易其操婦克成其志賢矣哉乃少君之父獨以清苦擇壻亦豈世俗之見乎惜其名不傳也。

○後漢李充陳畱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夫以充之賢其妻固當敬畏私財分異之說不敢形諸詬誶而竊以相語使充伸大義以責之其妻未必不轉私爲公也然而充揆之熟矣責之必且詬誶乃奮發果斷毅然數其罪而出之直截了當嗚呼彼婦言是聽離間天親者聞李充之風亦可以知愧矣。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李順黨中有殺牛避罪而逃者公許其首身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日畱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尙猶顧望就市斬之此可爲私妻子薄父母者戒矣。

○學而一編凡十六章而言師友者凡七見樂乎朋信乎友者我之孚於友也曰親仁曰無友不如己者曰因不失其親曰就有道而正焉則品行之淺深在人而應求之去取在己交接之

所擇不苟而言行之所益無窮。故聖人於此尤諄諄焉。

○直諒多聞益友也。便辟善柔便佞損友也。孔子之言童而習之矣。然而友之者類相反。何也。非不知益友之益而藥石之加苦不相入。非不知損友之損而脂韋之習樂與相親。惟交友者不取乎脂韋而取乎藥石。則互感交摩有益無損。未有不同歸於君子者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有款曲懇到之意。則其情自孚。有詳勉告戒之辭。則其言易入。故曰朋友切切偲偲。

○忠告善道。如以爲可。則吾言不虛。如其不可。則吾心已盡。數而見疏。徒自辱耳。不可則止。朋友之大義也。

○輔我之善者。益友也。飾我之善者。非諛友乎。攻我之惡者。直友也。成我之惡者。非損友乎。樂受其諛。則爲善無進境。樂受其損。則爲惡無止境。

○我。自是必以順我者爲好友。我自傲必以敬我者爲良朋。抑知好友在前。我無獨是之理。良朋在側。我無長傲之時。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有所挾者。勢利之見重。道德之助輕。人有此見。吾肯與之友乎。吾有此見。人肯與之友乎。

○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要必留其有餘。過求焉。則餘者罄矣。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不可令其難繼。多取焉。則繼者窮矣。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與親。得效最速。夫友以氣合者。卽以忿怒而

離友以義合者。終以恭敬而浹。善相勸。過相規。其效可勝言耶。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弟。亦世世講之。前輩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主。及嘗爲舊任考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此舉僚友舊誼。慨想古昔之厚。以維末俗之偷。豈得謂古道之必不可復哉。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何。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葬。畱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嗚呼。文正輕財好施。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若堯夫麥舟之與。父子濟美。賢矣哉。

○呂榮公名希哲。申國正獻公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招焦先生伯強。教諸子。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不與之請。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常居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

申國夫人之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兒女輩私作飲食。以壞家法耶。其嚴如此。吾觀呂榮公德行卓著。張夫人閭範。聿彰未嘗不流連慨慕。想見其爲人。抑思庭幃師友。所以訓迪成就之者。至嚴乎。故父母之愛其子女。未有不教而成者也。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嗚呼。自堯舜敬敷五教以來。庠序學校。莫不以明倫爲重。顧考放勳之教。匡直輔翼。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此教之所以成。而倫之所以明也。

睦族鄰第六

○周禮教法始於六鄉。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而睦婣任恤。則統於族鄰而言之也。州長每歲四讀法。黨正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其於六行。與六德六藝並考之。且書以勸之。所以爲三年賓興之本也。故其時人才眾多。風俗淳厚。蓋教法之所由漸摩者久矣。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眾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教之。則相爲仁讓焉。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此周公建太平之基也。比閭族黨之法。雖已不行。而所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者。要須識得此意。

○九族睦。則根本不搖。積而至於萬族。天下之勢。於以固焉。四鄰睦。則比戶可封。積而至於萬鄰。天下之眾。於以萃焉。此中聚散離合之故。全賴此一睦字以聯之。

○合族之人。雖在疏遠。飲食贍之。教誨成之。祖宗之心也。同里之人。卽屬卑賤。禮意接之。恩惠周之。父老之願也。此心此願。吾輩豈可一日忘之。

○望衡對宇。聚族而居。擇鄰而處。或爲伯叔兄弟之親。或係朋友婚姻之好。情親義篤。何等鄭重。何等關切。乃或以園蔬牲畜。或以僮僕語言。因小忿而至大嫌。口角不已。遂成爭訟。皆由不知反己。專在責人。試轉一念。見得自己的見識小。客氣多。便覺冰消雪釋。了無一事矣。

○易曰。飲食必有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以此知飲食宴樂。不可不盡其情。不可不盡其禮。

○鄉里之人心。皆屬善良。卽有愚而無知者。出言或有差錯。行事或有乖謬。實出於無知。非由於有意。以理論之。以情通之。明白開導。必將曉然不復錯矣。故愚者之愚。成於知者之智。尤成於智者與人爲善之心。

○稼穡艱難。不可不知。祖父躬耕。而子孫鄙薄者。其家必敗。家道中落。而子孫督耕者。其家必興。耕者衣食之本。經營衣食。卽得衣食。理固然也。

○衣食足。禮義興。先王之政。莫切於此。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教之所關重矣。哉。族有讀書之人。禮義興於一族。鄰有讀書之人。禮義興於四鄰。蓋血氣之暴戾。性情之貪鄙。惟詩書可以化之。上下之定分。名節之大閑。惟詩書可以明之。故教之所全者大也。

○尊師取友。最爲要著。嘗見族鄰中。致敬盡禮於先生長者。其子弟品行學問。必卓然可觀。或

以子弟聰明。無須就學。長其驕惰。蕩其性天。鮮不流於邪僻矣。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其所入者異也。卽其所化者異也。○古者鄉舉里選。故教化先於鄉黨。人才亦出於鄉黨。此法旣廢。而修德者怠矣。顧士君子立心制行。始於屋漏。著於鄉黨。發揮於朝廷。建白於天下。無可苟且之地。豈以選舉旣廢。遂怠忽不修乎。且一鄉一邑。採風者未嘗不以人才爲重。而諄諄咨詢者也。

○子孫之昌熾。祖宗之厚德也。所言寬厚。所行忠厚。畱得子孫多少餘地。培得子孫多少福基。後人存心刻薄。自謂占得便宜。卻己將祖宗厚德消去。揆之天理人心。未有不立見衰微者也。○月旦鄉評。古人最重。操履篤實。爲善於鄉者。進諸君子之林。所以示勸也。行止奇邪。爲惡於鄉者。黜諸小人之列。所以示懲也。人果自愛。顧畏鄉評。則進於君子者多也。

○資富而庇蔭其族鄰。我雖不言。天地知之。倚勢而欺壓其族鄰。人雖相忍。鬼神怒之。至于鬼神之怒。而殃咎不可逃矣。近在其身。遠在子孫。豈或爽哉。

○廉恥二字。鄉里之大防也。田禾數穗。園菜一把。我之所失者甚小。數穗爲偷。一把爲竊。人之所失者甚大。君子於此。當爲他養其廉恥。

○上藉下以供其賦。下籍上以安其居。此定分也。惟正之供。早自輸將。急公踴躍。吏胥不擾。雞犬無驚。官司旣免於催科。比閭並安於富庶。太平之福。惟良民能自享之。

○游惰之人。四民之蠹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蠹之小者。誘人賭博。誘人淫蕩。是則蠹之大者。奇邪之人。四民之賊也。以經募采。以符斂錢。賊之小者。陷人左道。陷人叛黨。是則賊之大者。

○人心險刻。作事卽多陰惡。勿謂鄉愚不識小。人心正大。作事卽皆光明。勿謂鄉愚不知君

子。

○輕重上爭一分。長短中爭一寸。貿易之見也。欠一分只少一分。欠一寸只少一寸。寬厚之心也。此分寸中。卻有多少生意。故曰與肩挑貿易。勿占便宜。

○借貸交財。與者濟其急用。還者復其前言。此有無相通之義。若剝以重利。則與者之過也。有意騙取。則又借者之過也。往往逼迫太甚。事變迭生。出於意外。利重者義輕。必然之事也。故君子慎之。

○近鄰田產。與我阡陌相連。人或以間隔而不買。情也。我實在力量不及。亦情也。若實處有餘。乃故作吞吐。指勒價值。不能濟人之急。又將利人之危。於心安乎。諺云。貴買莊田。子孫承受。此至言也。

○佃戶者。鄰里耕作之人也。出勤苦耘耔之力。爲饗飧朝夕之謀。每逢樂歲。多收則喜。或逢凶歲。歉收則憂。憂喜之來。爲家口計也。多一斗。則多一日之食。多一石。則多數日之食。田租自有定數。可以歉收而減。斷不可以多收而加。

○賭博之事。流品混雜。奸盜萌蘖。其間大則破家亡身。小則耗財傷體。無一好處。惟當一刀兩段。不可稍有游移。人誘之不動。激之不動。勸之不動。卓然自立。肯受破家亡身之慘乎。肯受耗財傷體之累乎。切莫道偶爾遊戲。須知是陷我妖魔。

○鄰里有憤。或決其田陸。或牽其耕牛。逞一時之強。作無窮之惡。何也。決陸者。必傷其稼。牽牛者。必傷其牛。與物何仇。而怒人以相及乎。且壞稼與牛。穡事尙復有望乎。此等不法之事。爲害不淺。賢父老當嚴禁之。良有司當重懲之。

○私宰耕牛。農家之大害也。耕作水田。全憑牛力。秋風春雨。骨瘁筋勞。須知箸下之餐。芬芳可食。皆是喘餘之汗。點滴而成。欲報其功。宜周以恤。乃有惰游之輩。每生殘忍之心。私宰既多。盜風更甚。宰者以湯鍋獲利。盜者以湯鍋消賊。比匪朋奸。害將何極。吾鄉有鑒於此。請示邑侯。申明禁約。建立耕樂堂於泉交河市。諸父老歲時會集。告誡嚴明。農有耕耘之樂。牛無穀棘之傷。蓋族鄰之善舉也。

○儺。古禮也。所以驅厲氣也。方相氏掌之。季冬謂之大儺。庶民皆得行之。論語所謂鄉人儺也。後世踵事而增。遂變爲魚龍燈火。雜沓喧譁。並演豔曲淫詞。連宵達日。流蕩無節。煩費不貲。人心日卽於荒淫。風俗遂因以奢靡。豈復古禮之遺意哉。吾鄉每歲正月。父老令子弟作獅子。奮迅搏擊。其狀甚猛。震之以金鼓。佐之以爆竹。蓋取驅逐疫厲之意。每到一家。主人待以茶。依次遍及各村。過元宵卽止。此於古禮大儺。尙有合者。

○辛卯冬十一月。達源由貴州督學。任滿還京。請假歸省。除夕至家。壬辰正月八日。致祭宗祠。家大人書示祖考襟江公宗族約言。條目有八。命達源推衍其義。以告族中子弟。俾知所警焉。○一祭祀宜恪也。族有祠祭。有墓祭。春秋霜露之感。所以申孝敬之心者此也。籩豆備矣。牲體具矣。如聞如見。全憑一點誠敬之意。冥漠感通。若徒以文貌承之。雖祭猶未祭也。甚或應當承祭。推卻不來。尤非鄭重祀典。眾共懲之。以昭炯戒。

○一祠墓當省也。神靈之所依在祠。體魄之所安在墓。祖宗不可見。惟於祠墓間。若或見之。可不慎乎。棟宇偶壞。墻垣有損。宜及時補葺。倘任意延緩。所費更大。擇老成謹慎者。看守祠宇。灑掃潔淨。不得令婦人居住。市中貨物。亦不許堆積。墓地之稍遠者。當留意培補。隨時修築。恐有

樹根穠洞。侵害墳塋。且或有盜賣盜葬。尤當同心同力。以復舊界。我等視人之祖墓。不忍侵害。人豈獨於我之祖墓。而忍侵害乎。

○一譜牒宜修也。合族之道。譜牒最重。世系以明。尊卑以定。親疎以聯。不可忽也。每歲各房將某人所添男女。年月日時。並其名字。另簽註明某人名下。於春秋祭祀。帶至宗祠。當眾查閱。其有夭折者。撤其簽。俟重修譜牒時。各房彙齊。照此再騰稿本。易於編輯。倘有以假混真。紊亂宗支者。眾共禁之。

○一教規宜肅也。齊家之道。本於修身。大學傳中。特指一辟字。以示儆。朱子所謂偏之爲害。家之所以不齊也。身已修矣。孝弟慈既備於己。卽行於家。自然子弟皆知勸勉。不敢干犯教訓。倘有不孝不弟不慈。及賭博等事。眾共教之。教之不改。卽當祖宗之前。嚴加懲戒。女子閨門嚴肅。言不出梱。行不踰闕。所以示別也。卽或盪耕採桑。親操井臼。必須男女有別。不可混雜。至於誦經拜佛。入寺燒香。及遊戲諸事。世俗以爲無礙。實卽闔範之大防也。宜嚴諭禁之。

○一名分宜正也。同族之人。兄弟叔姪。名分較然。故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謹。行步必讓。禮不可廢。心乃相安。此尊卑長幼一定之序也。又如嫡妾之分。倫紀攸關。斷不可以情昵之私。致乖綱常之大。

○一愛敬宜周也。名分最尊者。有尊尊之禮焉。名分卑而年齒長者。有老老之禮焉。分齒皆卑。而德行出眾者。有賢賢之禮焉。或扶持保護。或親炙景仰。此致敬之道也。至於幼弱孤特。受制於人。腴削欺凌。不能自主。則維持而安全之。鰥寡疾病。衣食窘迫。則周卹而養育之。仁心所發。義氣所生。當救則救。可爲則爲。不求人知。不望人報。吾盡吾心而已。此致愛之道也。若乃義田。

義倉義學義塚。古之人有行之者。敦本睦族之士。尤當留意焉。

○一守望宜嚴也。同鄉共井。有鄰人以爲之助。尤貴有族眾以爲之輔。何者。禦侮之事。親族爲先。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平居議定。同心防範。互爲應援。一旦匪徒竊發。四路阻截。斷不能易爲出入。與其失事之後。告官辦理。不若未事之先。合族豫防。

○一邪慝宜禁也。天下只有常理。日用只有常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人所共由之道也。至中至正。易知易能。舍此並無可行之事。可與之人。可學之道。何也。周公孔子。萬世之師也。五經四書。萬世不易之理也。吾輩只當學此。餘皆異端左道。乃有邪術惑眾。託爲禍福利害。以聳動人心。甚至巫女尼姑。相婆卜婦。入戶穿房。多方引誘。且有姦盜出於其中。釀成大害。此在婦女見識。易爲所引。惟有男子見理明。處事決。杜其往來。勿與交接。庶可守其常經。不致陷於邪慝矣。

○吾家世居里仁橋。二百年矣。達源自幼及冠。周旋鄉黨之間。習聞父老之訓。竊喜風俗淳厚。人心善良。筮仕以來。與父老曠別。今幸假歸。暢申洽比。敦龐誼古。允懷廉讓之鄉。恭敬情深。彌眷梓桑之里。謹書美俗。以示來茲。

○一曰勤以修業。士農工商各有其業。黃卷青燈。士不勤。則無以成學。犁雨鋤雲。農不勤。則無以力耕。卽在工商。或作或輟。悠悠畢竟。一無所成。吾鄰里士農工商。皆專心致志。不敢怠惰。因循故事。事都有成效。

○一曰儉以裕財。衣服飲食。宮室婚嫁。不可不用。斷不可不節。奢侈之端。皆起於貧富相耀。富者競尙繁華。彼此爭勝。不過令世俗之人。道一個好看。曾未數年而已。典田破產。悔之何及。貧

者辦事。宜稱家之有無。乃復與富者相較。速之飢寒。尤爲可慮。吾鄰里質樸古風。數十年來。尙如昔日。敬告比閭。量入爲出。慎茲儉德。以杜奢淫。庶幾蓋藏有餘。而無虞其不足矣。

○一曰讓。以息爭。鄉愚之見。大抵一錢必爭。點水不讓。非其性獨然也。有讓一錢者。則爭錢者愧矣。有讓點水者。則爭水者慙矣。吾鄰里人心退讓。未嘗以小故紛爭。或萬不得已。因事致訟。則父老必爲多方講息。委曲排解。與其以財賄餌吏胥。不若修橋補路。與其以光陰爭客氣。不若讀書種田。故讓者人心息爭之道也。

○一曰禮。可以正俗。鄉鄰之閒。狃於習見。以爲鄙野。不可繩以禮教。故有尊卑長幼。不知其序者矣。冠婚喪祭。不知所守者矣。不知其序。則將干犯名義。無所不敢。不知所守。則將踰越規矩。無所不爲。其俗尙可問乎。吾鄰里父老。皆以朱子小學家禮諸書。訓其子弟。俾有遵循。蓋彬彬有禮意焉。

○一曰仁。以恤眾。鰥寡孤獨。仁政之所先也。況在同里共井。見聞尤切者乎。飢易爲食。粗糲可以充飢。寒易爲衣。敝絮可以蓋體。卽求醫貸藥。疾痛固屬相關。助糶施山。葬埋尤爲至要。吾鄰里父老。同懷惻隱。念切濟施。有保愛周恤之心。無犛獨顛連之狀。不誠爲善於鄉者乎。

○一曰慎。以防奸。保甲之法。官司之所設也。互相查緝。不敢隱漏。奸僞無所容。盜賊因以息。可謂法良意美。然而奉行不實。徒屬虛文。官司之究察。不如同甲之稽查矣。吾鄰里皆土著。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族戚相保。朋友相信。無一可疑之人。卽有外籍新來。必細審其履歷。又有認識保人。方准畱住。以本甲爲親。爲友之眾。察本甲非親非友之人。斷不致有奸匪藏匿。其問道不拾遺。外戶不閉。豈不可復見於今日乎。

○范文正公語弟子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獨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嘗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又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吾觀公所以待宗族鄰里者。肫肫然有愛敬惻隱之心。此其天性敦篤。德意充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

○彭澤王孟箕先生。講宗約會規。每月兩會。所講書。如易家人。詩國風。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小學。並將國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類。每會講幾條。蓋講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惕之以法律報應。使之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避。此亦肫肫然睦族之深意也。夫族之睦。由於人之善。能感動其善心。興起其善行。未有不同歸親睦者也。則會講之益。豈小補哉。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如此。夫彥方之賢。至使人聞而生感。望而生愧。其因以改過遷善。豈獨一盜牛者哉。

乃盜牛者。且甘受刑戮之罰。而唯恐彥方之知。則盛德感孚。亦復何所不至乎。願吾鄉諸君子。皆以彥方爲法焉可也。

○藍田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從學伊川橫渠兩先生。德行道藝萃於一門。爲鄉人所敬信。嘗爲鄉約四條。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會集之日。互相勸勉。推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夫其相勸也。敦善行而不怠。其相規也。救過失於未成。其相交也。慶弔贈遺。則情文備至。其相恤也。守望疾病。則憂患皆同。如是而百姓有不親睦者乎。

親君子第七

○易之道。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陽之消長。卽君子小人之進退也。小往大來。上下交爲泰。大往小來。上下不交爲否。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君子之拔而進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征凶。君子之拔而退也。然則保泰休否。君子之所關係。豈不重哉。且不獨世之否泰然也。卽如學者。一身之所成就。日與君子處。則進於高明。日與小人處。則流於污下。有君子而又有小人。閒之則高明者。或至障隔。有小人而又有君子。匡之則污下者。必有轉機。君子之裨益於吾身者。如此其切也。天地不能有陽而無陰。人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亦貴乎無善擇焉而已。

○易六十四卦。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稱君子者。凡五十三卦。蓋君子觀一象。玩一占。各取其義而法之。期歸於至善之道耳。在易象爲天理。在君子爲人事。盡人事合天理。則君子之道著焉。前之君子。體易義以成君子之德。後之君子。讀易象而知君子之修。日

用閒無非易。日用閒無非學。卽日用閒無非君子也。

○易中都是貞吉。不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不利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閒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所得竊取而用。學者能識得一貞字。有正固之理。存正固之心。行正固之事。此君子所以無不吉也。無不利也。

○有好問願學之心。斯信從者篤。故曰童蒙求我。有專一向道之志。斯啓發者真。故曰初筮告。○說命言置諸左右。又曰朝夕納誨。君子常接於左右。則無匪僻邪慝之害。而學日嚴。納誨無閒於朝夕。則有長善救惡之資。而德日進。高宗思道已精。見道已明。尙且如此。況在學者。安可不以君子自輔耶。

○忠言逆耳。利於過。良藥苦口。利於病。君子匡救之言。猶醫者猛烈之藥也。我能聽之。則過者可以自新。而悔者可以免咎。故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舅氏湯栗里先生。乾隆丙午科。以習詩經中式。主司賞其經義博通。吾幼時嘗聽講南山有台之詩。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此蓋小序之說。所謂基者。如興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石乎王朝。而邦畿鞏固。以外則藩屏乎四國。而侯服奠安。基本旣立。邦家有光。父母共戴矣。然所以致此者。蓋必有其本也。一則曰德音不已。再則曰德音是茂。有其德而後治功懋。有其德而後福壽臻。是雖爲君子贊美之辭。而實本君子感召之理。非偶然也。講畢。顧謂達源曰。這君子在人。領取。

○又一日講切磋琢磨。瑟僖赫喧。喟然歎曰。武公是學問中人。列國中罕見此鍛鍊工夫。有斐

君子。衛人所爲賦淇澳也。且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見於雄雉之詩。何孔門克己之功。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豈非先王學問道德之遺澤。獨存於衛哉。百爾君子。可以興矣。

○密於內者。無閒可息。無隙可乘。心之所以如結也。形於外者。容止有常。冠服有章。儀之所以不忒也。賴其表正之功。願其年壽之久。淑人君子。鵬鳩之託興。豈偶然哉。

○吾於木瓜。見報德之隆焉。桃李雖薄。而不敢以爲薄。瑤玖雖厚。而非敢以爲厚。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焉。改造改作。旣始終之無閒。適館授粲。復前後之不渝。故三復木瓜。可以風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三復緇衣。可以風世之不承權輿。而供億之寢薄者。

○弟子汎愛眾。而又必親仁。此仁者是渾厚篤實。平正慈祥。從眾中看出自然不同。此親字是常與居遊時共講習。以愛眾較之。彌更親切。蓋在少年習於放逸。敬憚之餘。或至疎遠。故以親仁爲難。親近旣久。如霧露中行。雖未濕衣。却已漸漸沾潤。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張子曰。非惟君心。至於朋遊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按張子以感格君心之道。用爲感孚朋友之心。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其挽維補救之功。受益甚大。蓋君子之心。自處以正。未有不願人之同歸於正者也。何殊於君友哉。

○在上者知人。則平治天下之道也。在下者知人。則保安身家之道也。君子小人之分。可不早辨哉。然而未易辨也。且卽其性情之發於外者觀之。曰剛直。曰平正。曰虛公。曰謙恭。曰敬慎。曰誠實。曰特立。曰持重。曰韜晦。曰寬厚。慈良。曰責己必嚴。曰嗜欲必淡。曰好惡有常。曰見其遠。大曰隱。惡揚善。君子之道。雖不盡乎此。而卽此可以得其概矣。小人反是。曰柔佞。曰偏僻。曰徇私。

曰驕慢。曰恣肆。曰險詐。曰附和。曰輕捷。曰表暴。曰苛刻。殘忍。曰律人必甚。曰勢利必熱。曰喜怒無定。曰狃於近小。曰妒賢嫉能。小人之道。雖不盡乎此。亦卽此可以得其概矣。

○其道德無所不包。其經濟無所不備。可經可權。可常可變。古有其人。讀書而尙友之。今有其人。景行而親炙之。

○百步之外。樹正鵠而射者。識其的之有定也。五都之肆。操規矩而匠者。識其巧之有憑也。百行之中。慕聖賢而師者。識其學之有本也。

○水行者。不可無舟楫。陸行者。不可無鞭策。君子。其爲人之舟楫。鞭策乎。

○候磚。景而絲絲遞增者。人每不覺。礪品行而寸寸加益者。人亦不知。此不知不覺中。其薰陶默化。受益良深。

○君子立志必爲聖賢。居心必存寬大。行事必循規矩。出言必合理義。有不可屈撓之志。則聖賢同歸。有不可狹小之心。則胞與同量。有不可苟且之事。則措置咸宜。有不可輕易之言。則推行悉當。君子者。率馬之驥也。我伏櫪安之。乃曠然不勝其遠。夙駕而追之。則我與君子一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將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惡得與成比也。璜再

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吾觀李克所稱。達視其所舉。可謂得卜相之大體矣。魏成者。虛懷延攬。選任賢良。可謂得爲相之大體矣。君子盈廷。同心匡濟。千載下有餘慕焉。若居視其所親云云。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與君子之所以觀人。又可忽乎哉。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之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嗚呼。孝敬慈三者。君子之大端也。曾子踐履篤實。日用動靜。無在非教。若公明宣。其眞善學者歟。

○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浸漬濡染。有日變月化。而不知其然者。不可不慎也。孟子幼時。舍近墓。嬉戲爲墓間築埋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官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夫居處之地。見聞最親。與善者居。則入於善。與惡者居。則入於惡。未有不影響相應者也。故親君子者。乃可以爲君子。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當其時。茅季偉之避雨危坐。孟叔達之墮甑不顧。皆勸令就學。以成其德。賈淑之洗心向善。左原之犯法見斥。或進之而改過自新。或慰之而前言自愧。雖在惡人。轉爲善士。實人倫之陶鑄。而儕等之楷模也。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立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

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灌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嗚呼！劭之賢能使人改操飾行，輿服省約，豈非其自處有道而足以感人者乎？」

○曩時與弟達、澍、達、灑、達、潛，讀後漢黨錮傳。當時名士品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響、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竊歎諸君子抗節勵行，皆蒙黨錮，何其屯也。家大人進達源等而訓之曰：「汝知君子之所以成名，卽所以取禍乎？傳不云乎：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乎？况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爲之稱號，如三君、八俊云云者，豈諸君子之福耶？春秋時，孔門弟子三千七十之徒，可謂賢矣，其所遭之時，可謂艱矣，而卒未聞蒙黨人之議者，何也？有高世之節，無立異之心，有應求之情，無黨同之見，故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聖人之教，所以垂範萬世也。歟！小子志之。」

○林逋在杭州，世皆以高士詩人目之。考其所著省心錄，則篤行君子也。篇首云：「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又云：「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又云：「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其他名言至論，皆有聖賢學問工夫，非徒詩畫俊逸而已。李恭惠公及知杭州。」

每訪林逋於孤山。望見林麓。卽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冒雪出郊。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嗚呼。冒雪清談。留連永日。其所聞說。啓悟無窮。若恭惠者。可不謂能親賢者乎。

○嶽麓書院之東。有道鄉祠。相傳鄒道鄉先生經過。山僧列炬迎宿於此。後因立祠祀之。戊午春。侍家大人讀書嶽麓。瓣香拜焉。大人曰。先生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其極諫被謫。非其罪也。至所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云云。此卽是君子慎獨之學。於時曙烟正裊。朝旭初升。幾杵晨鐘。發人深省。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堯夫少時。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堯夫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堯夫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按堯夫品行經濟。有文正之風。卽其帳頂烟迹。豈異文正之以水沃面哉。然而德器成就。未必非胡瑗。孫復諸君子切磋琢磨之力。則文正之多延賢士。可師矣。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一。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致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齊館之數日。存道愛齊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齊。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爲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嗚呼。存道勸人以善。子思有過則改。皆不愧君子矣。

○明道先生受學於周茂叔。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後明道書窗前有草。茂復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

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蓋程子受學於周子。周子得道於孔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此中具有會心。

○橫渠先生喜談兵。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雖愛之。而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子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先生聰穎絕人。始而談兵。繼而釋老。其視中庸六經之書。殆未屑意也。賴有范程諸君子招呼接引。得入賢關。其所成就。豈小也哉。

○朱光廷字公揆。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載釋斯言。教者暢以天機。學者會以天趣。非實在融洽親切。不能如此形容。

○五峯先生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南軒求見。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由。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南軒曰。枳若非正孺。幾乎迷路。嗚呼。世之能指迷者多矣。指其迷而不悟。其若之何。五峯以好佛曉之。正孺卽告之。南軒且再謁而受業焉。何患其迷路哉。

○籍溪先生憲字原仲。文定公之從子。鄉人士子。從遊日眾。每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夫古人不可見矣。而其懿行垂諸史冊。名言著於簡編。熟誦深思。將漫淫澆灌。變化而不自知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李延平先生侗字愿中。南劍之劍浦人。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語。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極稱許焉。先生天資英邁。從羅公受業者。且累年矣。從容潛玩。有會於心。何患於得其所傳之奧耶。

○朱韋齋先生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友善。疾革屬晦菴先生父事之。既而稟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二字符也。又學於李延平。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按有宋大儒多從禪學過來。至會得聖賢道理。乃就平實。便將禪學銷鑠無餘。所謂不遠復者。其殆庶幾乎。

○陳同父亮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嘗與晦菴先生書。詞氣激烈。晦菴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此晦菴以君子之道責同父。直諒之風。千載猶可想見。

遠小人第八

○聖人扶陽抑陰之道甚嚴。坤之初曰履霜。卽戒其堅冰之至。姤之初曰羸豕。卽防其躡躅之凶。可謂制之於始。慎之於微矣。而其所以決去小人。而使之盡者。莫如夫卦之明且切也。夫以五陽決一陰。其勢似易。然其名義必正。故揚於王庭。其儆戒必周。故孚號有厲。其自治必先。威武不尙。故告自邑。不利卽戎。此彖辭之義也。初戒其輕往。二戒其惕號。至五之夫夫。小人之道消矣。乃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蓋一陰未盡。苟無呼號之備。則亂本猶在。禍患復生。漢之王允。

唐之五王豈非其明驗哉。此爻辭之義也。明乎此義。則學者之於便辟善柔便佞。豈可不遠乎。○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傳云。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張子曰。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意也。郭氏曰。君子當遯之時。畏小人之害。志在遠之而已。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云。疾之已甚。亂也不惡。則不疾矣。諸說皆可參觀。

○發蒙之道。貴在陽剛。蒙之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當發蒙之任者也。其德剛明。其行果決。童蒙求之。無不吉也。六四既遠於陽。所比所應所居皆陰。此蒙之所以困也。人當童蒙之時。無不可教者。特不親陽剛之君子而近陰柔之小人。必至敗壞而不可救。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程傳云。實謂陽剛也。

○比之六三。所居之位。陰柔而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爲比之匪人。爻辭不言凶咎。象傳則曰。不亦傷乎。蓋傷之一字。近之在乎身心性命之微。遠之關乎天下國家之大。當其比也。不自覺矣。及其傷也。害可勝言哉。

○不善不入。君子守身之常法。不磷不緇。聖人體道之大權。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

○孔子之於陽貨。辭順而禮恭。孟子之於王驩。辭嚴而禮正。先儒以孟子鋒芒發露。不及孔子之渾然。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所以閑先聖之道。而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此其功

不在禹下也。董仲舒之言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老莊之學，流弊日滋，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熾。他如神仙之荒唐，方術之悠繆，陰謀之詭祕，邪說詖行，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可不慎哉。

○鄉原亂德之害，在一似字。百行中幾有百似，百似中卻無一是。此孔子所以深惡痛絕，而孟子直指爲邪慝也。

○聞者是駕空求名之人。色取行違，虛聲假借，患在居之不疑。鄉原是浮沈諧俗之人，同流合汙，闌然媚世，患在自以爲是。此兩種人胸中一定把握，不肯退悔，故終無轉機。

○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名歸，此一定之理也。乃有欺世而盜名者，雖未穿窬其身，而已穿窬其心。故定其罪曰盜，彼且俯首無辭矣。

○隱惡諱過，在己無傷於刻薄，在人可生其愧恥。乃有稱人之惡者，尊君親上，上下之定分，忠敬之本心。乃有居下而訕上者，此於人心世道大有關係。故聖人惡之。

○曲意徇物，掠美示恩，可以正微生，高之直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以識澹台滅明之賢，觀人者於其細處，見其大端。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見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權勢竊取，妾婦順從。見儀衍阿諛，苟容伎倆。○犯而不校，聖門惟顏子能之。此是心中廣大，萬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何從計校。孟子乃有三自反工夫，愈修省愈虛冲，尤見學者用力處。至指之曰妄人，絕之曰禽獸，譬

之蚊蟲蚤蝨。何足與之校哉。

○妄人之橫逆。害在一人一時。禽獸奚擇。又何難焉。可以不校。處士之橫議。害在天下萬世。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不可不辨。

○陳仲子世家也。何待延喘息於殘李哉。曰。避兄離母。焉得不如此。曰。仲子之兄非不友。何以避。仲子之母非不慈。何以離。且卽不慈不友。亦無可逃之理。廉士之稱固謬。人倫之罪便大。

○夜氣之清。不敵旦晝之梏。一日之暴。無補十日之寒。

○樂正子之從子敖。以饋啜爲便。孟子之責樂正子。以古道自尊。夫不衷諸道。而苟便是圖者。未有不失其守者也。師弟良規。發人深省。

○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孟子正羿之罪。而許孺子之生。全在取友之端。與不端耳。

○在溝壑而不恨。喪其首而不顧。此虞人守正之節也。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則不貫。此御者守道之心也。枉己者不能直人。可輕爲去就哉。

○聚斂以奪民之財。則鳴鼓而攻之。爭地以傷民之命。罪豈容於死哉。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播閒之所以乞。在人看做兩樣。在君子則看做一樣。其情其狀。可羞可泣。卻是一點不差。惟孟子禮義分明。一介不取。萬鍾不屑。故能洞見小人五臟。痛下鍼砭。學者充其羞惡之心。養其剛大之氣。則卓然有以自立矣。

○筆端刻薄。豈有寬厚心腸。口中雌黃。必無遠大見識。

○談死友之過。道中葺之言。此等心術。試問何如。可以諫。正言以斥之。不可諫。掩耳而過之。

○言笑便作圓美態。此是巧言令色。言笑故作剛方態。此是色厲內荏。有識者自宜辨之。

○君子恥獨爲君子。小人亦恥獨爲小人。多方引誘以成人之惡。爲快。惟在我自主持。則此輩無所施其伎倆。

○木心不正者。其發矢必不直。非良弓之材也。金質不鍊者。其製器必不堅。非精金之品也。人苟心術不正。其爲材也繆矣。學問不深。其爲器也淺矣。

○驕淫之人不可近也。我雖未卽驕淫。而耳目濡染。有變易而不覺者。險詐之人不可近也。我雖未必險詐。而勢利擠排。有傾陷而不已者。

○道義中有全交。勢利中無完友。質直敢言者爲諍友。善柔順意者非良朋。

○鄭衛之音。足以搖蕩其性情。珍玩之物。足以移易其嗜好。推之宮室車馬衣服。無不以侈肆貽害。皆小人之蠱惑。有以致之。學者顧惜身家。斷宜猛省。

○言無據者不信。事無證者難憑。小人之言。虛無恟恍。樊豐之譖楊震。指爲怨懟。石顯之譖蕭望之。則曰怨望。試問怨有何迹。懟者何言。虛實卽可立判。而乃逆其腹心之隱。遽加之罪。可乎。故聽訟者無證不能以定其罪。聽言者無據不可以誣人。

○聞善則善。聞讒則怒。此明斷之大用也。

○有不譽之譽。不毀之毀。惟心如明鏡。斯物無遁情。

○有一言而貽禍百年者。有一事而流毒四海者。聽其言似乎可信。卽其事亦屬可行。而不知其害之無窮。何也。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也。

○以私喜用人者。原非舉天下之才。我喜之耳。不計人之賢否。以私怒退人者。亦非除天下之

害我怒之耳。不計事之安危。如此居心。豈有濟耶。

○奔競之風熾。則恬退者不能望其光塵。諂諛之習行。則木訥者不能輸其誠悃。

○簡默沈靜者。大用有餘。輕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以浮躁爲才。則必僨事以沈靜爲拙。則必失人。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老泉以此定荆公罪。按李師中曰。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蘇李二公。可謂有特識矣。然其始。歐陽公愛其文章。爲之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恐其不就也。安石果操何術。而致此議論奇闢似才。剛愎自用似果。此安石之大病也。而世不察羣起而推獎之。無有裁抑而曲成之者。故一旦得志。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及於靖康而未已。至此而後。指安石之奸。足以亂天下。至此而後。信蘇李之識。足以定安石。復何益哉。易姤之初曰。繫於金柅。貞吉。嗚呼。金柅不繫。何怪羸豕之躡躅哉。

○安石之奸。不獨蘇李之先識也。韓琦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唐介孫固亦知之。此數公者。皆留意人材者也。留意人材。則不以文而以行。不以辨而以心。卽安石之文與辨。究安石之行與心。可無疑矣。乃韓維者。曾爲穎邸記室。每稱揚安石。薦以自代。曾公亮者。當神宗初。召安石。卽對以眞輔相材。此二子者。引用安石之首惡也。

○新法之行。明道先生有君子小人兩分其罪之說。不可不知。當其時。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很。眾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曰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

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陳忠肅公瓘字了翁。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嗚呼。公知京之擅私逞欲。可謂明矣。而京且以甘言啖之。卒不能免其攻擊。可謂勇矣。○寇萊公準。好士樂善。丁謂出其門。準爲相。謂參政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慚不勝。準恃正直而不處巧佞。故卒爲所陷。準嘗薦謂才於李沆。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則沆知人之明。過於準遠矣。況乎執政拂鬚之言。更有以啓其怒哉。故處小人者。當察其巧佞。而不可以正直自矜。

○李文靖公沆爲相。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故終真宗之世。數人皆不進用。夫浮薄者。不識大體。喜事者。妄爲更張。文靖之言。不刊之論也。

○陳忠肅公瓘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嘗爲瓘語。張懷素道術通神。能呼遣飛禽走獸。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皋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閒人也。瓘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畱少俟。瓘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信重士大夫。又相詔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瓘。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瓘素

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夫人有定識。有定力。禍福不得淆其明。利害不能奪其守。何者。聖賢中正之道。爲之主也。若忠肅之遠懷。素庶幾近之。

○或問康侯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異知密山。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後來秦太橫肆。則康侯已謝世矣。按秦檜小人之尤者也。而康侯定夫。畱意人才。爲之賞鑒推獎。蓋其才誠有過人者。嗚呼。往古來今。未有小人而無才者也。卽一飯之頃。一事之當。其能洞悉不爽哉。康侯定夫且如此。況其下焉者乎。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按此以小人之惡。成君子之美。蓋修省至。則義理日生。畏懼深。則道德日進。惟君子能善用之耳。苟非玉也。豈能受其磨礪哉。

○朱子曰。知人雖難。亦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推此以爲觀人之法。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澶忍。回互隱伏。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

則言談舉止亦時露之。而況事業文章。尤粲然可見。小人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夫以小人爲可近者。大都無知人之明者也。邪正混淆。是非錯亂。不以小人爲非。且以小人爲是。陷溺既久。日趨污下。雖欲遠之。不可得矣。故朱子知人之說。所宜急講焉。

明禮教第九

○禮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又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蓋人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人心之和。卽天地之和也。卽所謂樂也。人之貴賤尊卑。各安定分。則人心之序。卽天地之序也。卽所謂禮也。是禮樂卽人而具。無事不有。無時不存者也。先王教人之法。禮樂爲先後。世禮經尙存。而樂律漸不可考。吾故專言禮教。而兼及乎樂焉。

○夫子告子張曰。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聖人言此。見禮樂之切於人。而人之行禮樂。卽在日用之間耳。不然。樂節禮樂。學者將從何處下手。

○禮是中正的意思。樂是和平的意思。中正而無和平之意。便是禮勝則離。和平而無中正之意。便是樂勝則流。如此看禮樂。覺得親切。故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細繹此言。日用之間。無非禮樂之流行矣。

○人於尊卑上下。循分盡禮。秩然肅然。及至內安外順。和氣充塞。禮樂四達矣。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肢體安肆。則神氣怠弛。故人當燕閒之時。多有疎懈。容貌莊敬。則神氣強固。故人當賓祭之時。彌覺肅清。禮者。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此語最爲親切有味。

○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凡可以辱其身者不爲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凡可以羞其親者不道也。故君子一言一動莫敢不敬也。

○禮之範圍處似小。而所關實大。似迂。而所繫實遠。故曰。禮者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也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故不可以不重也。自冠禮不講。不責以成人之禮。卽不知成人之道。無以激發志氣。遂至悠忽終身。豈非父兄之責歟。

○昏禮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采。納。屬。以。爲。禮。問名。問。女。子。名。字。納吉。得。吉。卜。納徵。納。幣。以。爲。聘。請期。昏。姻。日。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始則教以德。容言功。謹婦職者。如此。其詳。其繼則隆。以共牢合卺。將愛敬者。如此。其至。既又共饗奠酬。申之以著代。成之以婦順。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其夫。而家道成矣。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可不敬哉。

○順於舅姑。可以愜夫子事親之心。和於室人。可以贊夫子齊家之道。如是而後當於夫。當猶

稱也。有稱滿之意焉。

○男有淑配。女有賢夫。此婚姻之大慶也。或者以勢利爲重。攀援依附。不論男女之相配。而計財禮服飾之多少。甚至貧富相形。稱貸而辦。不數年閒。衣食闕如何。益於男。何益於女。而爲此淺俗之事乎。亦可謂不知大體者矣。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言所聘之幣。皆有定制。不可侈也。從宜從俗。守禮者當斟酌行之。

○女之嫁也。必敬必戒。而適高門者。益謹。婦之歸也。必欽必順。而事大族者。愈恭。故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

○女之賢。壻之福也。媳之賢。家之福也。愛女過於愛媳。其情私。愛媳直如愛女。其見大。

○禮始於謹。夫婦莫先於嚴。男女之別。男女有別。則禮義廉恥之大閑立矣。閭閻貧約之家。內外或無限隔。不相迴避。卽富貴閥閱之家。亦有禮教不嚴。男女雜坐。習俗相沿。恬不爲怪。越禮之事。卽由此起。可不戒乎。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而奠之。而後取之。春秋傳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云有別也。

○姊妹之親。天屬也。而有同席共食之嫌。嫂叔之親。人屬也。而有授受不親之戒。制禮之意。蓋謂雖親必嚴。雖微必謹。惟其別耳。況其疎且遠者乎。故別之一字。所以立千古人道之閑。卽以判萬世人禽之界。

○絲麻布帛。婦成之。委積蓋藏。婦守之。古禮之責於婦人者如此。後世糟糠之婦。每有躬親勞苦。朝夕不遑。至於膏梁之女。則多目耽安逸。晚寢晏起。琴棋書畫之事。卽或畱心。無濟於用。而絲麻布帛。委積蓋藏。漠然罔知所措。婦職不修。未可以爲訓也。知禮者申明以教之。可以止淫。

可以成家。可以正俗。

○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母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糲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鳴呼！此人子哀慟急切之時。如有一毫未盡之心。悔將何及哉！回憶先慈湯恭人乙卯大故。時家大人方在病中。四弟亦患時疾。痛苦莫勝。五七弟年皆弱小。環泣牀下。而吾知識昏瞶。棺木既非良材。灰漆亦未堅固。不孝之罪。終身無可補救。悔何及哉！讀禮者。必須慎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左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蓋士之禮。踰月卽葬。庶人之禮。事具卽葬。有故亦許。至三月。踰三月則不可也。乃有惑於風水之說者。遲延數年。畱伏屍於室家之內。積陰氣於城郭之中。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何以自安。且葬師之說。以爲子孫貧富貴賤。壽夭賢愚。皆繫於此。而其術又各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獨不思昌盛之家。其祖宗並不謀地。謀地之家。其子孫未必昌盛。何也？心地可發陰地。從之。天理不昧。地理成之。求其心之所安。勿惑於說之無據者而已矣。

○然則地可不擇乎？曰：陵谷變遷。或爲耕犁所侵。或爲流水所蕩。或近城郭。或鄰屋宇。皆非安靜長久之區。司馬溫公不云乎？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釋道之說不必攻也。追薦之事斷不可信。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減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有識者信之。

○禮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尊卑上下。祭有定分。不可越也。籩豆牲醴。祭有定物。不可略也。春露秋霜。祭有定時。不可忽也。尤必加以儼恪。而後可通於鬼神。故其齊也。儼若思之。其祭也。如將見之。

○程子曰：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猶正室也。凡事死之道。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朔日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二味。酒只一上。此朱子之說。緣情定禮。申其愛敬之誠而已。韓魏公嘗行之於俗節。薦以時食。則謂之節祠云。

○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此朱子之說。謂居喪者。雖不行祠廟之正祭。而俗節

薦享亦有所不敢忽焉。

○忌日祭。只祭一位。是日人子思念其親。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也。故忌日不樂。

○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代有上陵禮。厥後遂以成俗。唐世禮重拜掃。每逢寒食日。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皆上墳墓。故詩有墳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朱子謂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是。人情有不能愬然於祖宗者。卽禮意之所以緣情而生者也。而必曰墓祭非古乎。

○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朱子曰。人之禍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詔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故曰。淫祀無福。

○鄉飲酒之禮。揖讓之節。行焉。絜敬之心。著焉。長幼之序。辨焉。孝弟之道。立焉。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斯禮不行。鄉人無所觀法。而爭慢之心生矣。何以遠於鬪辨。而免於人禍哉。

○情莫狎於鄉鄰。禮莫疎於里黨。飲酒而不亂者。鮮矣。記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無沈酣之時。故無曠廢之事。此禮之大防也。不獨在鄉宜然。在朝尤宜懷之。

○小宛之詩。以壹醉日富爲戒。而歸之敬爾儀。賓筵之詩。以是謂伐德爲戒。而歸之維令儀。惟其有酒德。是以有令儀。彼亂儀而失德者。可不儆乎。

○繼嗣者。所以承祭祀。重宗支也。不得以財產爲念。計財產。則爭端起矣。譜牒者。所以收宗族。篤恩義也。不得以攀援爲心。涉攀援。則族屬混矣。

○堂階不可越也。示人以等級之大閑。名分不可干也。示人以尊卑之定分。故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野俗之人。見行禮者。肅然起敬。強悍之子。見守禮者。恬然自平。何也。禮由心生。其心敬者。其容亦敬。其心平者。其氣亦平。

○富貴之所以驕淫。不能以禮自節也。貧賤之所以懾怯。不能以禮自立也。有理義以主乎內。斯境遇不移於外。故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恭敬擯節。退讓以明禮。斂容正色。端莊外著者。恭也。閑邪主一。惕畏中存者。敬也。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者。擯也。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者。節也。卑以自牧。不欲上人者。退也。推以與人。不居其有者。讓也。六者失其一。而禮有不明者矣。

○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祀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瓠菜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鄭漁仲先生嘗詳論之。蓋禮本於人情。情生而文隨之。與其情不足而文有餘也。不若文不足而情有餘也。

○禮之爲用大矣哉。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按溫公此言。實見得禮之爲用。周通無間。隨時隨地。行之則順。失之則亂。所以示天下後世學者守禮之要也。

○宮室衣服車旗器用之有等也。冠昏喪祭朝聘射御之有儀也。卽器以觀禮。無非法象之所寓。卽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奢者不得騁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簡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夫先王制禮之意。周矣至矣。然必思之而後知。所以教守之而後知。所以禁學者。其可忽乎哉。

○禮者履也。誦而說之。禮之文也。踐而履之。禮之實也。學者通其說。以悉其節文。踐其實。乃切於日用。

○有恭敬奉持之心。則所持者無或墜。有師保如臨之意。則所至者無不嚴。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司馬溫公居家禮云。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以之謙讓。男子誦尙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誡之類。略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饋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旣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按

有家者。莫貴於弟子之賢。而善教者。莫先於童稚之際。書曰。若生子。固不在厥初。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所謂禮者。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也。可忽乎哉。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長兄班固作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出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其女誠序云。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屈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聖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自能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按大家完節撫孤卓著。今古又能爲兄續史。爲兄上書。可不謂巾幗丈夫哉。若女誡者。其百代之女師乎。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遵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詒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閭閻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儇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此呂新吾先生闡範序言也。古所稱曹大家女誡。蔡中郎女訓。宋尙宮女論語。詳矣。先生特輯先哲嘉言。

善行繪之圖像。令人觀感興起。而又爲之贊言。以示激勸。使教女子者。講明誦習。轉相論說。因以嗣徽音於往哲。而子道婦道母道。卓然可觀。豈非閨門之福哉。

辨義利第十

○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義截然而不可越。似乎不和。然處之各得其宜。則無不和矣。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夫不言利已。而言利物。則公且溥矣。不言行義。而言和義。則順而安矣。利之公溥處。是義。義之順安處。是利。義利原是一貫。乃或歧而二之。則有見利而不顧義。且有專驚於利而背乎義者。此不可不辨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傳云。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按此所謂无不利者。皆本之直方大。而所以直方大者。皆由於敬義夾持。豈苟言利哉。

○裁制者爲義。適宜者爲利。此義利之本原也。直方者爲義。便宜者爲利。此義利之分途也。書曰。不殖貨利。此則以財賄爲利也。財賄之見。不難破除。然在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尚且戒其不殖。况其下此者乎。切勿看得容易。

○喻義喻利。君子小人趣向之分。精神獨注。全在兩喻字。懷德懷刑。皆義也。懷土懷惠。皆利也。四懷字。兩喻字。道得何等透切。

○義者天理之所宜。於此宜於彼亦宜。雖裁制萬物。而人不怨。利者人情之所欲。於我利於人不利。雖計較一分。而人必爭。

○討便宜的人。占得一分。不管人少。卻一分。占得十分。不管人少。卻十分。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可公而不可私。可共而不可專。放於利而行。未有不怨者也。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

○惠王劈頭便問利國。卑禮厚幣。全副精神。都注在此。急欲討个妙策。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安上全下。全副經濟。不外乎此。早已截斷眾流。此可見戰國人心。陷溺之深。而孟子衛道救世之功。爲甚鉅也。

○人知求利之利。不知求利之害。說到不奪不饜。卻是毛骨悚然。

○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是仁義未嘗不利也。苦心引導。特爲提醒。

○求登壘斷財。利盡入橐中。據守要津。富貴盡爲己有。以市心行市道。人皆以爲賤。貪戀一个利字。卻不能躲閃一个賤字。

○舜大聖也。蹠大惡也。其相去甚遠。而其分乃在利與善之間。孟子特指之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爲善則舜。爲利則蹠。其言甚爲危悚。學者果能孳孳爲善。雖未至於聖人。不亦聖人之徒歟。吾願雞鳴而起者。專向於善焉。則幸矣。

○狗欲溺情。則萬鍾可受。矯情干譽。則千乘可輕。抑知讓千乘者。見色於豆羹。於大處矯揉。小處卻自發露。受萬鍾者。不屑於嘖蹴。於小處明白。大處卻肯糊塗。其病全在義利上。欠分曉。

○孟子言囂囂二字。一見於贊伊尹。再見於告宋句踐。所謂囂囂者。無欲而自得者也。道義足於已。非義非道者。雖重祿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胸次正大光明。直是壁立千仞。曾何物足以動其心哉。宋句踐者。特遊士耳。豈能語此。蓋孟子尊德樂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實具此囂囂境界。故特現身說法。爲遊士拓開眼孔。讀孟子者。可以知所務矣。

○宋慳之志在罷兵。非從人之爲楚。亦非橫人之爲秦。宋慳之號在言利。雖平一時之爭。卻貽萬世之害。義利分途。興亡異轍。所繫豈淺鮮哉。

○求在我者。仁義禮智。求在外者。富貴利達。特指之曰。有益無益。憤憤者。自應喚醒。

○居鄉而爲鄉愿。居官而爲鄙夫。總是利字上打不破。

○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欣然。學者須有这一段見識。

○孟子於齊餽不受。於宋於薛皆受。總在有處無處耳。無處則於義無當。是貨之也。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男女不待命。則爲父母國人所輕賤。欲仕不由道。則爲正人君子所不容。比之鑽穴踰牆。可以起人羞惡。

○脅肩諂笑。譬之夏畦。未同而言。鄙其赧赧。此其本心已失。情狀卑汙。宜君子所甚惡也。學者不可以應酬小節。自毀廉隅。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彌子伎倆。未必有此。特藉此以熏灼人耳。且卽有此。聖人以禮義進退。豈有一毫游移。姑應之曰。有命。辭婉氣和。而彌子熏灼之心。頓覺冰消雪釋。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此泛言觀人之法也。學者於此。正須處處把握。一個義字。乃不差錯。

○辭受者。交際之道也。進退者。出處之權也。孟子言之最詳。大指在分別義利。吾謂利字是一塊試金石。義字是一個定盤針。

○舍生取義。是秉彝之良心。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惟義所在。孟子反覆推勘。宛轉提醒。至章末

此之謂失其本心。直是大聲棒喝。受萬鍾者。當三日耳聾。

○做官奪人志。程子以奪志爲戒。懼人之失其所守也。獲上治民。二者做官之大要。獲上有道。不可以非道干。治民有道。不可以非道取。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个且字。鮮有不害事。斯言最宜深省。且字有苟安之意。偶有一得。再不敢勇往向前。則跂於聖賢者鮮矣。又有將就之意。每處一事。總是依違自便。則繆於道義者多矣。○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醒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此朱子辨義利精細處。

○朱子曰。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擻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按此言一念之公私。一事之是非。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一絲假借。真是一刀兩段。

○南軒先生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按義利之閒。只分別在此。卽如爲官清廉。君子實見得爲官本應如此。小人便見得我做得清廉。人便說好。是爲要譽地步。

○義處易辨。近義處難辨。利處易辨。近利處難辨。全在精心體認。此中大有工夫。

○君子義利分明。道德粹於中。物欲淡於外。故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常可變。可經可權。

○精於義者。眼界大。心地平。徇於利者。眼界小。心地險。

○從義理上講求。儘合得聖賢繩尺。從勢利中探討。便恐是穿窬心腸。

○大人物皆正大光明。無不可言之事。小家數多瑣屑微曖。有不可問之心。然其心固未嘗昧。

也。正宜猛省。

○積糞之穢。蟻螂轉之。腥羶之汗。蠅蟻附之。貪於所愛也。貪愛者。忘其汗。狗欲者。忘其穢。穢而己。並忘其身。可嘆也。

○義正路也。利捷徑也。正路之迂。不如捷徑之便。然賦鹿鳴者。幸周行之示。望終南者。譏捷徑之非。何去何從。必有能審之者。

○後漢王恽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恽曰。我當到洛陽。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恽卽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恽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大風飄一繡被。墮恽前。恽後乘馬到雒縣。馬奔牽恽入他舍。主人見之。曰。今擒盜矣。問恽所由得馬。恽具說其狀。並及繡被。主人悵然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恽具說葬書生及埋金之處。主人驚號曰。是我子也。姓名彥。大恩久未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嗚呼。恽與書生。倉猝相遇。乃爲營其殯葬。而遺金之贈。一介不取。可謂賢矣。天且旋風。飄被以彰之。冥冥中。亦何昭著若此哉。

○唐宰相王涯。掌利權。其女嫁竇氏。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錢七十萬。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數月。女歸。告曰。前釵爲外郎馮球之妻首飾矣。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出宰相賈餗之門。賈之蒼頭。頗作威福。馮戒之後。馮謁賈。有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亦不究。又明年。王賈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嗚呼。利者。義之反。害之伏也。王涯知禁其女。而不知自專其利。馮球能飾其妻。而不能自保其身。賈餗任門客之害。而不能究臧獲之奸。此皆沈酣於利。而不知所行之大悖於義。未有不失其富貴。而蹈於危亡者。

也。吁。是豈非謀利之炯戒哉。

○朱韋齋先生松字喬年。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閒。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蓋有以自信而守之益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閒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斯言可謂明切。夫義利者。公私而已矣。事有外公而內私。名公而實私。其始託義而行。其後趨利若鶩。而本原所判。則志之所向也。故曰。其發甚微。其流甚遠。○明道先生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矣。

○伊川先生往穎昌。見韓維。久留穎川。韓公年八十。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杵。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汝伴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啓之。先生曰。我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又呂汲公以百緡遺先生。辭之。族兄子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己甚。先生曰。公之所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爲宰相。能進退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我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不能周也。按先生性情嚴正。見事明果。無一毫私利之心。乃能斬截如此。

○朱子曰。左傳是一個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其閒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又曰。安國春秋。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按義者。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有經有權。有常有變。有微有顯。有進

有退而時措咸宜者也。要不外乎剛大正直。稍有屈撓。稍有偏徇。則利心害之矣。

○淳熙辛丑二月。陸象山先生九淵。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學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繆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儆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按象山此論。懇到明白。聽者竦然動心。朱子所謂切中隱微深痼之病。信矣。迄今讀之。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羅慎齋師主講嶽麓書院。二十七載。年九十。神明不衰。躬行實踐。道德粹然。著有讀易讀書讀詩讀春秋管見。獨抒心得。聞者解頤。一日謂達源曰。學問之功。有急於辨義利者乎。義則君子利則小人。人皆知之。何以大學獨稱以義爲利。蓋義者。天下之公也。利者。亦天下之公也。由義

則利。失義則害。梁惠王曰：何以利吾國？王只知有吾國。則大夫只知有吾家。士庶人只知有吾身。上下只知有吾。則必至於交征。奚能免其爭奪之禍哉。以義爲利者。以吾心之義。制天下之利。而無不當。以天下之利。公天下之人。而無或私。禹貢周官。取於下者。有定數。用於上者。有定式。國計以裕民力。以紓利孰大焉。又曰：自古言利之人。未嘗言害。而大學則云：菑害並至。何也。小人以言利。妄希寵祿。託爲美名。遂其培植。豈肯言害乎。况其貪婪成性。並不顧其有害。大開利孔。析及秋毫。迨至天怒人怨。菑害並興。雖有亨屯傾否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讀大學者。怵然於聚斂之害。理有必然。而以義爲利。絜矩同民。天下各得其所。此拔本塞源之道也。何至於菑害之不可救哉。若公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回憶受教時。忽忽已三十年。蓋不勝哲人之感矣。

○御史中丞彭思永。八九歲時。從尙書出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卽出付之。吏謝以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釵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憶昔甲辰春。同學有拾人遺墨者。祖父襟江公。因舉此事。訓曰：吾觀彭公前事。可知其一介不取。後事可知其萬象包涵。只恐釵墜於地者。汗流面赤。無以自容。頃之報遺墨者得之矣。

崇謙讓第十一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曰：吾聞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聖

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嗚呼。古帝有欹器之箴。孔子傳持滿之戒。其旨深哉。

○謙亨。君子有終。程傳云。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異自處。何往而不吉乎。君子志存乎謙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按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者易盈。盈者必敗。有而不居者其謙乎。程子所云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尤能道出謙字實際。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義所包甚廣。卽以謙論。凡人自高者常多。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裒之。下人者常寡。必增其謙卑遜順之心。而寡者益之。則物我之間各得其平。亦謙德之象也。

○當天下之大任。建天下之奇勳。可謂勞矣。而以其功下人者。德愈盛。禮愈恭。謙抑自居。永保祿位。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學者一材一藝。便有矜色。對此能無自慙。

○謙者。非徒貌言退讓也。此心冲虛。不敢有一毫滿假之處。我才也不恃才而狂。我能也不恃能而傲。我富貴也不恃富貴而驕。不僅是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者有侈然自肆之心。凡所爲之事。無不侈然。謙者有抑然自下之心。凡所爲之事。無不抑然。此天地鬼神好惡禍福相因而至也。故謙卦六爻皆吉。

○行師者。有威武自恃之心。無謙抑下人之意。自驕者寡謀。輕敵者弛備。未有不敗者也。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以謙虛之德。處崇高之時。臨事而懼。計出萬全。故能使人

懷德畏威。無往而不利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益以此贊禹。舜以此格苗。謙之時義大矣哉。○蔡聞之先生曰。近代有評論有苗一節云。當耕歷山時。但知己之有罪。故雖頑嚚亦可格。當征有苗時。但知有苗之可伐。故不免有逆命之事。此言看得極細。嗚呼。聖人且然。况下此者。惕厲戒懼之功。烏可一刻怠乎。

○以貴下賤卑禮。以進經綸之材。以虛受人。遜志以資道德之益。

○讓名者。名歸之讓。利者利歸之何也。名者天下之所爭也。造物之所忌也。無實之名。名必不顯。即或張皇一時。久且必敗。試觀古來篤實潛修之士。德蘊於躬。行孚於家。達於鄉里州郡。其心歉歉。然常若不足。而聞望四達。眾譽同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利者人情之所貪。戀而或專。之人情之所吝。惜而或侈之。淫溢荒嬉。泰然自肆。卒之多藏者。厚亡。濫用者。奇窮。利果安在。善處利者。權其力之所自得。分之所應。有禮之所必用。兢兢焉以盈滿是戒。而究無盈滿之虞。夫孰有利於此者哉。

○皇華君遣使臣之詩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此說發揮該備。吾謂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尤道得使臣謙遜懇到之意。讀皇華者。可以興矣。

○曲禮一篇。特寫出一副恭敬辭讓之心。非止繁文縟節。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長幼之節也。柔其血氣。平其性情。作其忠愛。謙讓積於中。而達於外矣。

○並坐不橫肱。學者須識得此意。更須能推廣此意。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等貴賤者。明尊卑之秩。別衣服者。嚴小大之閑。位朝廷者。正上下之分。禮有定制。行無越思。不期讓而自讓矣。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楊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我以讓施人。以讓報理。固然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夫忠臣孝子。未有見君親之過者也。求補乎臣子之過而已。忠臣孝子。未有見己之善者也。求全乎君親之善而已。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朱子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此說實道得顏子心曲。今人偶有一知半解。便不屑問人。無若有虛。若實。義理無窮。而此心已窮。更從何處進步。物我之閒。未能一體。安得犯而不校。卽曾子之追思顏子。學者亦可以憬然而悟矣。

○夷齊求仁而讓國。兄弟交讓之風也。虞芮感德而讓田。鄰邦交讓之道也。然夷齊之後。兄弟尚有爭者。虞芮之後。鄰國尚有爭者。聞其事。則喜。究其心。未嘗動也。

○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

卿。文王德化之盛。在虞芮之君。眼中看出。口中說出。心中便感觸愧生。學者須識得此是何等氣象。

○地不滿東南。天後傾西北。日月有盈虧。晝夜有長短。凡事多欠缺之處。人心無滿足之時。吾見爲足而已。無不足矣。吾懼其滿。庶可持其滿矣。

○反躬責己。須用進一步法。接物待人。須用退一步法。

○一日不再食。則飢。乃或一食而費數人之食。終歲不製衣。則寒。乃或一衣而費數歲之衣。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人之所用。止有此數。而過其節焉。則盈也。非謙也。卽此可以類推。

○不敢以意氣凌人。不敢以言語驕人。不敢以逆億待人。

○天之高能覆地之厚。能載德之大。能容。

○自矜其智。非智也。謙讓之智。斯爲大智。自矜其勇。非勇也。謙讓之勇。斯爲大勇。

○處事畱有餘地步。發言有無限包涵。切不可做到十分。說到十分。

○謙讓者。飾於外。則易由於中。則難矯。於暫。則易持於久。則難由中者。內外如一。持久者。始終不渝。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吾謂此三者。能以謙讓處之。未必不幸。程子之意。當於言外領之。

○朱孝友先生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此言終身之讓。似爲多矣。究無百步之枉。一段之失。何憚而不爲乎。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

也。既而歸其妻。請出。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役。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嗚呼。晏子謙退。下人故能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若御者意氣揚揚。乃克折節抑損。其謙德必有過人者。大夫之薦。豈漫然耶。雖然。御者之賢。自其妻激勵成之。妻亦賢矣哉。

○藺相如自秦歸。位在廉頗之右。廉頗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嗚呼。大臣爲國愛才。且爲國自愛。一切私讎小忿。怡然不動於心。向使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縱快舍人之謀。旋報秦兵之至。能無危乎。若廉藺者。可以風矣。

○趙孝成王德魏公子。無忌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也。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

辭讓從東階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言。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世稱魏公子仁而下士。食客至三千人。若侯生毛公薛公者。傳載其事甚詳。而此客獨以謙讓相規。惜夫其名不傳也。

○諸葛武侯有王佐之才。而其與羣下教曰。參署者。聚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亦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此則武侯謙讓之大者。千載下讀之。虛揭懷若。

○郭汾陽王辭太尉疏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盈滿。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寢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眾。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不可爲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安處。苟西戎卽斂。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按史稱汾陽再造唐室。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可謂忠貫日月矣。及讀此疏。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兢兢焉盈滿是懼。倘所稱勞謙君子者歟。

○婁公師德字宗臣材兼文武身都將相性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甚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常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吾觀婁公唾面自乾之訓可謂忍人之所不能忍矣獨其沈默淵涵謙却自下雖在梁公且未之測又孰能窺其涯涘哉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翼日見公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責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又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知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畱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日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

可自言曾得上旨。然此後更賴諸公規益。卽此可見文正謙讓處。前二事一見名臣遺事。一見龜山語錄。寇公旣服其度量矣。不應更有後事。豈一事而兩記之歟。然惟如此。益見文正之大也。

○向文簡公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真宗謂李昌武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昌武乃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後使人至庖廚中。問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吾謂耐字最好。耐官者。寵辱不驚。耐學者。毀譽不動。耐守者。窮達不移。此心冲然。卑以自牧而已。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吾嘗讀王楊盧駱之文。其才可謂雋矣。然而自恃其才。無謙冲退讓之道。以成之。故卒無所就。谷以虛而能容海。以下而能受。有以哉。

○昔年見族祖蓮溪公。於石嶺書齋。偕往者數人。而予年最少。逡巡不敢坐。蓮溪公因舉陶宗儀輟耕錄以示之。曰。武林錢思復先生。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旣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爲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閒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凡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云云。公時七十有五。龐眉皓首。道貌謙謙。竟日清談。了無倦色。達源等告歸。送之門外。亦不敢辭。公司鐸臨武。

循循訓迪。年八十卒於官。至今多士猶思之。

尙節儉第十二

○論語言節用。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無過不及之謂節。儉與奢反。有收斂簡約之意。非吝嗇之謂也。此理上下同之。未有不節儉而財用有餘者也。

○節儉者。持盈保泰之要也。國之富。其初未有不儉者。驕泰已甚。而國不可支矣。家之富。其初未有不儉者。奢侈已甚。而家不可保矣。惟君子豫防於驕泰未發之先。杜塞其奢侈將萌之漸。大處固嚴。卽纖小處亦謹。顯處固嚴。卽隱微處亦謹。

○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以救儉。儉以救奢。此君子維持風俗之道也。一家一鄉之中。觀感尤切。全賴有人補救。庶可力挽頹風。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此節儉之大端也。古者魚不滿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採取。限一時字。便有多少生意。而物力充矣。冠婚喪祭。人有常制。賓客飲食。物有常品。限一禮字。便有一定章程。而財用裕矣。至於家給人足。菽粟幾如水火。太平景象。令人巽然高望而遠志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子事親。不敢以非禮辱其身。不敢以濫用虧其養。

○天之所生。當爲天惜之。地之所產。當爲地惜之。人之所成。當爲人惜之。畱有餘不盡之意。便有充然各足之時。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收藏是天地節儉處。不然春生夏長。天地之氣亦不能充。積極其盛也。人身亦小天地。有發舒處。卽有收斂處。其於財也亦若是而已矣。

○聖人在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吾謂士君子空言節儉。亦屬無補。當以躬行先之。則人皆曰。某且爲之。不得以儉嗇責人矣。於是儉者樂從。奢者勉從。而節儉之風。可以漸次而四達矣。○節儉之事。在識大體。去繁文。審時勢。冠婚喪祭。禮之所在。贈遺賑恤。義之所宜。此大體也。不可吝也。宮室車馬。厭常而喜新。衣服簪珥。踵事而增麗。此繁文也。不可爲也。稱家之有無。則財不絀。權歲之豐歉。則用有餘。此時勢也不可忽也。此三者。在家長易知。而子弟爲難。在丈夫易知。而婦人爲難。惟以身導之。以言教之。庶乎得其要矣。

○衣食艱。廉恥喪。衣食足。禮義興。一定之理也。故學者以治生爲急。而治生則以節儉爲先。○遇小事敬謹。便是戰兢。將來上達有望。見小物愛惜。便是撙節。將來後福無窮。○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此治家格言也。人苟念物力之維艱。來處之不易。不獨粥飯絲縷而已。朱子卽事提醒此心。學者凡事當存此心。

○鄉里富家。不應有官樣器具。士庶本分。不應有官樣衣冠。

○一人之儉。能化導於一家。其家長可敬。一家一儉。皆稟命於一人。其家眾可愛。○家以無事爲福。雖藿飯藜羹。自有至樂。士以多文爲富。雖華門蓬戶。亦有餘歡。

○惡衣菲食。儉也。徒以此省錢。則陋敝車羸馬。儉也。若以此沽名。則譎。

○鄉里之儉。易官府之儉。難能破除一切習氣。便有主張。

○子無濫用。祖父之田園。可保。臣無濫用。國家之府庫。常充。官無濫用。百姓之倉箱。自足。

○古書萬卷。古帖萬本。古硯萬方。大雅之事也。惟其子孫節儉。可以守之。然而世之能守者。蓋

亦鮮矣。

○家道隆。隆日。起。莫不由於內助之賢。若婦人侈服飾。不知艱難。耽安逸。怠於檢點。漏孔一開。伊於胡底。坤爲地。爲母。爲吝嗇。此婦道之正也。

○如今花樣不同。此宮錦行家語也。學織者。便須更張機杼。另作一番新錦。成衣者。便須更張剪裁。另出一番新樣。推之首飾器物。無不各有時款。人人效尤。爭奇鬪巧。轉瞬新樣。又不同矣。此語之貽害。豈不甚哉。故君子有匡俗之心。斷無隨俗之事。

○權其子母。析及秋毫。理財者。類如此。利其田產。隙啓骨肉。爭財者。類如此。苟能節儉。則秋毫不必析。而骨肉不必爭矣。平心細想。自是至理。

○農事起家。勤於稼穡。其祖宗沾體塗足。骨瘁筋勞。一絲一粟。皆念物力維艱。至子孫席豐履厚。則有視金玉如泥沙。輕粟米如糞土者。此不知稼穡之艱難耳。真西山先生嘗謂田事既起。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煥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盈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先生備言農家情狀。歷歷如繪。幸而年豐。人樂。歲有餘資。或至穀滿倉箱。田連阡陌。鄉里稱爲富戶。杖履已屬衰翁。以此田園。遺諸孫子。可不謂勞哉。爲後人者。誠能取西山先生之言。反覆展誦。念祖宗稼穡艱難。如此。其至也有不勉。爲節儉者乎。

○士大夫。國家之望也。節儉之風。尤爲切要。周贊羔羊表。委蛇之有度。唐賡蟋蟀知好樂之無荒。示之以儉。則人崇質樸。戶盡淳良。此風俗之所繫也。折轅之車。可駕珍寶。山積張堪。不失其

清粗糲之食。自甘生魚懸庭。羊續特全其節。此操守之所繫也。若夫晏子素風名聞於齊國。而澤覆三族。延及交遊。文子儉德譽播於魯邦。而惠及國人。厪懷衣食。自儉以豐人。其爲澤也不亦溥乎。此又施與之所繫也。故儉可以厲俗。可以助廉。可以廣德。知此義者。不期儉而自儉矣。○張莊簡公書屏有云。客至畱飯。四碗爲程。菜隨時進。酒隨量斟。此有得於溫公物薄情厚之意。

○惜精神者。可以卻病。省支用者。可以卻貧。卻病者。一身安樂。卻貧者。一家安樂。

○財猶水也。隄防以限之。則灌溉不竭。決口奔騰。其涸可待矣。財猶火也。鑪炭以護之。則溫煖可常。當風吹拂。其焰立消矣。

○近見有先貧後富之子弟。每念前人辛苦。古樸是敦。一衣服。則曰質而潔。某公之所遺也。一器皿。則曰古而澤。某公之所置也。守前人之淳素。絕時俗之風華。又能尊師取友。通曉大義。出納惟謹。非僅守錢之資。推解惟時。更有指困之誼。此等子弟。幸而得之。是其前人忠厚之報。又見有先富後貧之子弟。人方以爲不堪。而彼則安然受之。且毅然任之。遂見號令一家。概從節儉。服飾則昔華而今質。飲食則昔豐而今約。饋遺則權其厚薄。賓客則接以樸誠。易車馬爲安步。省奴婢而習勞。斬釘截鐵。生面獨開。此手固可迴瀾。人皆稱其幹蠱。數年之間。元氣頓復。門閭重新。此等子弟。在家則爲承先啓後之英才。在國則爲旋乾轉坤之碩輔矣。

○又見有貧約而交際富厚者。衣藍縷而腹有詩書。面清癯而胸藏經濟。襟懷灑落。言語樸誠。不輕易假借衣服。不時常稱貸銀錢。此在平日。已足見重於人。至於交際之時。禮所應有。稱家之有無。義所應爲。量力之大小。行我之儉。人不以爲矯。守我之清。人不以爲傲。雖富厚者。方將

敬之禮之。而又何歎焉。又見有富厚而交際貧約者。不敢以鮮衣美食。混彼潔清。不敢以綉節繁文。擾其淡泊。推解之物。必應其時。贈予之情。必得其實。一席之費。足供十日之餐。可以損我而益彼。錦上之花。不如雪裏之炭。斷不肯繼富而薄貧。此等子弟。非明於理。達於事者。不能吾竊言之。而有餘慕也。

○弱者與烏獲爭力。則腰臂爲之折矣。盲者與離婁爭明。則睚眦爲之裂矣。窶者與陶朱相耀。得無類是。或曰。貧富人。所時有也。假如婚姻之好。一富一貧。能無典貸。以成禮乎。曰。是不然也。禮稱家之有無。既爲婚姻。則如一家。必相體恤。準情酌禮。無失男女之時耳。豈有以婚嫁一日之美觀。不顧男女將來之衣食乎。故貧富相耀。君子慎之。

○北地而求南蔬。西土而求東菜。則非地之所有。冬月而求夏菜。秋月而求春蔬。則非時之所生。異物爲貴。雖蔬菜不可必得。而況於珍物乎。乃求異物者。惟在必得。以口腹自累。並以口腹累人。此不可不知也。

○傳舍。天下之舍也。而或破壞之。不顧其他。驛馬。天下之馬也。而或鞭箠之。不惜其後。非節儉之心也。惟君子知有天下之公。當惜天下之物。

○魏光祿大夫徐邈。志高行潔。才博氣雄。或問於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尙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吾謂人惟有常。不以奢儉改其行。不以窮達易其操。然而能爲徐公之常者。豈易易哉。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瀟灑。雅有高趣。惟其自礪也嚴。故其奉己也約。惟其自奉也約。故其恤人也周。

○李文靖公。沈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牆敗壁。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沈。沈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沈曰。身食厚祿。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又安事豐屋爲哉。夫內自重者。不以外物動其心。內自足者。不以居處侈其欲。若文靖者可謂知其大矣。

○王文正公。日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後其姪子野先生。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尙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摹之。遍遺親友。故先生清德所至。有冰檠聲。按文正以儉約率子弟。每見家人服飾稍過。卽瞑目歎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子野清德如此。其能仰體文正之訓者歟。

○歸田錄云。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人至官舍。見廁溷閒。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令終。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又萊公遺事。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穢不可得。豈知今日富

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更命補葺。或以公孫布被譏之。公笑曰。彼詐我誠。雖敵何憂。又處士魏野贈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按後二說是萊公節儉之風。昭著於天下矣。竊意公英邁豪放。不拘繩檢。當夜宴劇飲。燭淚成堆。事所時有。而世遂以鄧州蠟燭之名歸之公乎。嗚呼。公豈奢侈者哉。

○王文正公會字孝先。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生平之志不在溫飽。一日同榜孫冲之子京來謁。飭子弟云。已畱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按公德器深厚。操履誠實。仁宗時推爲賢相。其品學已定於生平之志。不在溫飽一言。故其儉德純任自然。非勉強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當是時。公爲參政。祿入已厚。而帷幔之設。不施羅綺。則他物之樸素可知矣。且帷幔之奢侈。由此而開。卽家法之清儉。從此而壞。所關豈淺鮮哉。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昨書中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文忠此書說得盡心向前。臨難死節。直以致身之義訓之。朱砂雖小官物也。必其心可以無私。斯其身可以許國。未有貪汙侈汰。而忠藎卓著者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李及字朝人。其知杭州。戒俗奢靡。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推市樂天集一部耳。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時。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亦何求不得。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後。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按世味淡薄四字。是學者一生樹立根基。特舉孟子孔明以爲榜樣。使人知所步趨。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而忍助之乎。按此言。今昔奢儉之不同。卽今昔風俗所由異也。抑思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味以真契。交以淡成。淳樸摯誠。高風可想。而必靡靡以相效乎。此溫公之訓。所當謹守弗失者也。

○張文節公知白爲相。日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按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真千古格言。不獨有家者宜知之。卽大臣當國。必以撙節之道嚴其侈。汰之閑不可不防其漸也。

○汪信民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夫人有淡泊自安之志。卽無計較美利之私。能擺脫得肥甘氣習。乃能肩荷得艱鉅擔子。此康侯所以歎賞也。不然。豈咬得菜根便能幹事也耶。

○蒙師徐健齋先生性嚴正。隨事指授。不少寬假。一日同學中有妄費紙筆者。先生大聲呵之。曰。汝不知此紙從四川來耶。此筆從湖州來耶。乃聽汝任意損壞耶。妄費如此。他物不稱是耶。同學者長跪請罪。悚然而退。至今敦行節儉。鄉里稱爲長者。先生之教也。

○少時侍家大人受經。隨時講解。暑月露坐。講七月之詩。先慈湯恭人憑闌靜聽。若未嘗涉意者。及至改歲之時。兄弟輩求衣服肉脯。恭人曰。汝讀七月而未之聞耶。汝父不云乎。民之大命。惟食與衣。財之豐絀。亦惟食與衣。女功在蠶績。絲麻布帛衣服之常。而狐狸則公子之裘。豳之民未聞有裘也。男功在禾稼黍稷菽麥。飲食之常。而羔羊則公堂之祝。豳之民未聞有肉也。民之終歲勤苦。亦已甚矣。而其衣服飲食。又復節儉如此。此所以爲盛也。我時聞之。深加嗟嘆。汝等讀書。較農民更宜明理。何乃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乎。嗚呼。言猶在耳。而慈顏見背。已四十年。每一念及。輒不勝儆省已。

○是冬大雨雪。山無可採。水無可漁。貧者難以自給。先慈請於家大人曰。吾家儉素。尙無凍餒。園蔬數畝。雜米爲羹。可以哺飢。節省子弟衣服。以分給裸裎。可以蔽體。量其力之所能。盡其心之所安。得毋稍有補於近鄰之貧者乎。家大人曰。善哉。此舉使爾爲陶朱。則天下無凍餒矣。嗚

呼。自。處。以。儉。濟。人。甚。周。豈。非。仁。者。之。心。哉。

傲驕惰第十三

○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未有懼而驕惰者也。乾九三惕則无咎。上九亢則有悔。經之垂教如此。今按文言傳。君子進德修業。曰忠信。曰修辭。立其誠。故能居上位不驕。在下位不憂。乾乾因其時而惕。此所以无咎也。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滿極必傾。盛極必敗。此所以動而有悔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義皆類此。觀象者會通焉可也。

○兢兢業業。君臣交儆。戒其逸欲。保以敬慎。聖賢論治之本也。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臯陶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大聖也。而禹臯益所戒如此。蓋以人心惟危。聖主不可以瞬息懈。其操存大臣不可以夙夜忘其儆戒。所以嚴怠荒之漸也。聖人且然。況在學者。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此禹之訓也。有天下者。固宜知儆。卽士庶亦當深戒。六者原不可廢。而必至於荒。必至於甘且嗜。於至於峻且雕。歷觀往古。大則喪其國。次則喪其家。次則喪其身。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聖人之戒嚴哉。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有不荒樂無節者乎。幽風七月。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蠶。事方畢。麻事又起。而八月載績矣。陳風淫蕩。無度男女聚會歌舞。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可謂蕩矣。况乎如菽之贊。握椒之貽。何異乎秉蘭贈勺之風哉。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可不懼哉。○內有賢助。而家日興。雞鳴儆戒。所以成其勤也。外有良朋。而學日進。雜佩以報。所以成其德也。無惰慢之情。而有憂勤之意。玩味此詩。令人興起。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輕儇放恣。肆意遨遊。當時學校之士。流蕩如此。則講習討論之功。荒而禮義廉恥之心。喪尙可問乎。子衿之詩。所爲戒也。

○敬姜勞逸論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嗚呼。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古今之至言也。乃有驕奢淫佚。習爲昏迷。三風十愆。甘蹈覆轍。天將明而始寢。日近午而猶眠。詩曰。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吾讀蕩之五章。不禁廢書而歎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是克治驕惰之法。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長傲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也。家大人以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語作對。且云大學此段。爲上文驕泰二字對病之藥。

○衣母撥足無蹶。二者非獨失容。卽此是輕率不收斂處。

○驕者氣盈。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惰由驕生也。惰者氣歉。而狎侮之情。見於辭色。驕由惰生也。二者如循環然。

○盈者。客氣也。卻難得消除。歉者。餒氣也。卻難得振拔。能損抑。便無驕處。能整肅。便無惰處。

○生來便成驕惰。未見其人。大抵由氣習染來。子弟少年。知識未定。見父兄豪縱習慣自然。或朋友交遊。類多輕肆。或城市風俗。半屬矜夸。漸漬旣深。淫泆逾甚。欲不驕惰。其能已乎。故脫盡氣習。便是君子。

○外驕不可堪也。而內驕尤甚。貌情不可支也。而心情尤甚。

○有功於人。便有矜色。有惠於人。便有德色。此是驕態。矜而不已。必有慢言。德而不已。必有狎志。此是情容。

○識淺氣浮。擅作威福。每假勢以凌人。故侯門有驕僕。權門有驕吏。傲慢無張。殊出人情之外。豈以學問之士。等於僕吏之流。

○予智者。智無不周。而蔽於童稚之見。其智先自小也。予雄者。雄無不服。而敗於羸弱之手。其雄先自輕也。

○熱鬧中。以平靜處之。靡麗中。以清素處之。鼎油方沸。而張之炤焉。油將立盡矣。雲錦方舒。而尙其絢焉。錦且日章矣。

○突有難堪之事。以定心靜氣當之。儘排解得多少。膠轕以怒色厲聲處之。便激發出多少糾紛。

○智深勇沈。詳審閒暇。當大事而有餘。心粗氣浮。急遽輕率。應小事而不足。

○有一分謙退。便有一分受益處。有一分矜張。便有一分挫折來。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驕惰之心。傲慢之態。有一於此。不詳孰甚。

○無論挾長挾貴。挾兄弟。但心中有一挾字。便已浮薄。

○聞道者。以義理爲衡。恃才者。以權術自逞。益成括昧於義理。肆情妄作。焉得不死。故曰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倨傲者人望而畏之。只成得一個侮慢自賢。懶散者人望而鄙之。只成得一個怠惰自甘。且看後來結果如何。

○貴而驕惰。有不失其貴者乎。富而驕惰。有不失其富者乎。才能而驕惰。有不失其才能者乎。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歷歷不爽。而尙不悟也。惜哉。

○暴戾則失中和之氣。怠荒則失剛大之氣。因其偏而克之。可與爲善。

○孝若曾子參。方能當一字。可才如周公旦。容不得半點驕。相傳是商文毅公聯語。時有恃才傲物之士。俯視一世。及見此聯。不覺爽然自失。乃折節勵行。慚奮交集。卒爲通儒。

○講學以會友。則道日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若勢利自高。矜誇無禮。才華自詡。暴氣陵人。蛇蝎視之。可也。管子云。驕倨傲慢之人。不可與交。

○禮樂詩書之族。可以成德。忠厚節儉之族。可以成身。嫁女者。擇焉。管子云。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舅姑尊如父母。定分也。夫婦配以乾坤。定名也。慢視舅姑。則定分乖矣。輕侮夫壻。則定名亂矣。故雖貴族之女。嫁賤不敢以貴相陵。富室之女。嫁貧不敢以富相耀。

○驕侈之意。不可加於妯娌。並不可加於奴婢。況其尊焉者乎。惰慢之容。不可形於牀第。並不可形於閨閣。況其遠焉者乎。

○辭錦繡而用絹素。乘竹兜而卻金輿。世稱柳公綽妻韓氏德性如此。節度之夫人。宰相之孫女。試想其心。有一毫驕志否。

○二程子飲食衣服無所擇。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侯夫人之教也。呂榮公事事循蹈規

矩。祁寒暑雨。侍立不敢坐。申國夫人之教也。此皆先去其驕情惰志。故能德器成就。大異於人。○小時驕縱。父母之姑息成之。大時驕縱。師友與有過焉。故嚴父之前無驕子。嚴師之門無燕朋。

○宗族者。本支之所屬也。親戚者。婚姻之所繫也。有富貴相。則意隔而情離。人得無笑其淺薄乎。

○恭謹子弟。可以數世享其祿。驕惰子弟。斷不能數世蒙其休。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

○以文章自高。以權勢自大。以財賄自豪。皆是根基薄。眼孔小。左史。古今之大文也。左史之文。雄百代。百代之文。不能如左史。卽能如左史。亦僅與之並駕齊驅耳。況萬萬不如左史哉。然則文章何能自高也。況權勢乎。況財賄乎。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莫不知涉川之難。而四鄰之可畏也。乃盈滿自肆者。侈焉而忽之。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者。不自以爲盈也。不自以爲盈。而所盈者大矣。故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人惟不能無我而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泰然而處之。自以爲當也。驕孰甚焉。宴然而處之。不求其當也。惰孰甚焉。

○卻錡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必亡。成子受賑不敬。劉康公決其不反。皆惰慢之先見也。是故

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

○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謹於明顯處易。謹於闇昧處難。學者當於此實下工夫。

○敬則強立而萬善舉。怠則懈弛而萬事廢。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一命之榮。有定分。有定職。安分者無攀援。亦無陵轢。盡職者無曠廢。亦無鄙夷。以簿尉而傲縣令。以縣令而傲守牧。其人可知。卽其事亦可知。

○彈琴而治。任人者逸。戴星而治。任力者勞。雖有勞逸之分。皆盡心爲政者也。苟無戴星之勞。徒有彈琴之逸。是亦驕惰而已矣。未見其能治也。

○吐哺握髮。所以求天下之賢也。夾袋藥籠。所以儲天下之才也。其心休休。其意勤勤懇懇。豈可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加哉。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吾謂暴怒不可。輕喜亦不可。任情偏聽。雖一人之喜而已。貽害於眾人。一時之喜而已。貽害於數世。

○事之始。我不可謝其責。事之成。我不必矜其功。虛其心。須想到從頭徹尾。堅其力。斷不可有初鮮終。

○弟子職一篇。具載管子書中。其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飾與飭通。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又曰。少者之事。夜寐

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供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向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以下復歷言。坐作進退飲食寢處之儀。其敬禮於先生者至矣。其勤謹以供弟子之職者備矣。古人教條如此。安得有驕惰子弟。吾願塾師之養童蒙者。當令各書一通。置之座右。使朝夕省觀。且時加提命焉。

○陶侃鎮荊州。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搗博之具。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擣糞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其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噫。以侃之才。可謂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者。而兢兢然分陰是惜。豈偶然哉。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書凡五章。言皆痛切。此特爲驕惰者戒也。

○何晏自矜一時才傑。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管輅知何晏鄧颺必敗。嘗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禾。此爭鬼幽。何晏自況。與管輅所評。驕惰之確證也。嗚呼。何晏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至敢糟粕六經。肆至忌憚。奈何當時士大夫。且從而慕效之乎。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此張子爲弟子痛下鍼砭。此等病根。始初防之則易。後來去之則難。總在小時教訓耳。爲父兄者知之。爲子弟者勉之。○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夫義理無窮。卽勤學好問。猶恐不足。安敢有一毫驕矜之意。若有此意。不但學問不能長進。而傲慢喪德。尤悔叢生。其害可勝言哉。彼以富貴驕人者。更不足道矣。

○韓維與伊川先生善。屈致於潁昌。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先生爲人莊敬。以直其內。嚴毅以方其外。人望而畏。憚之。而潁昌子弟。乃敢笑語如此。是其驕惰之情。已可概見。而先生且厲聲叱之。所以警戒者甚嚴。卽此見古人友誼敦篤。不肯歧視子弟處。

○呂東萊先生。字伯恭。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又因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能變化氣質。先生天性英豪。學問沈實。朱子稱其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可謂成德君子矣。向使非熟玩論語。傲其驕傲。渙然自趨於和平寬大之途。豈復有後來純粹之詣哉。

○吾督學黔中。按試思南府屬。題出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二句。細釋其義。深自傲省。時男林翼

姪保翼在署讀書。因書示之曰。穿窬小人也。未有君子而穿窬者也。穿窬之心。小人之心也。則雖君子而或不免者矣。充無穿窬之心。則凡名利之所在。非禮非義之介於毫末者。皆必慎之。然則穿窬可免也。穿窬之心。不易免也。今吾此職計廉俸。所入以一分公。諸伯叔以一分公。諸族戚師友以一分作衙門度支。及入京用費。處分已定。充然有餘。人求無愧。此心耳。無愧。此心則無愧。君父矣。苟有分外之用。卽有分外之心。苟有分外之心。卽穿窬之心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驕侈者。穿窬之心所由來也。吾且夕兢兢罔敢偷肆。急思鞭辟近裏。著己林保等務知儆省。毋求適口體耳。日以葆此心。幸甚幸甚。

○又書示之曰。吾向所嚴穿窬之心。特以利祿言耳。而孟子推至無受爾汝之實。則是在人有輕賤之意。在己卽有慚憤不肯受之心。苟能卽此推之。充滿無所虧缺。無適而非義矣。且推至以言餽之。以不言餽之。有意探取於人。卽爲穿窬之類。其用情最隱。其爲事易。忽其用力防閑愈密矣。孟子此章。比例最爲淺近。擴充卽是聖賢。

戒奢侈第十四

○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震上爲動。離下爲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此致豐之道也。然其所以保此豐盛者。豈易易哉。聖人特戒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天地之道。盈虛消息。惟其時而已矣。未有日中而不昃。月盈而不食者。君子處此。宜兢兢保守。不至於過盛。則可不至於傾壞。日未嘗中。故能不昃。月未嘗盈。故能不食。人未嘗奢侈。故能常豐。

作福作威玉食。此在上之權。而臣民之所不敢妄干者也。頗僻者。不安其分。僭忒者。或踰其常。

洪範之戒萬世之大防也。

○旅獒之貢。召公戒之。謂方物之獻。惟服飾器用之常耳。豈可作無益以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哉。然而人心之侈。以爲此小節耳。何害大德。一事如此。事事如此。遂至不可禁遏。豈不因小節貽之害乎。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其致戒嚴矣。後世士庶之家。乃以珍禽奇獸。喪志蕩心。豈於此篇獨未嘗肄業及之耶。

○不貴異物。賤用物。真西山先生曰。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樸。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最爲明暢。

○檜風始於羔裘。衣服光澤。樂遊燕而好逍遙。此檜之所以亡也。曹風始於蜉蝣。衣裳鮮明。玩細娛而忘遠慮。此曹之所以亡也。夫以衣服之盛。似非大故。而詩人且爲之憂思而傷惻焉。何也。節於外者。荒於內。溺其小者。忘其遠。而欲責其事之必舉。職之無闕。斷斷不能。況以一人之侈。漸染眾人。大爲人心風俗之累。其弊可勝言耶。讀詩者。其留意焉。

○童子不衣裘裳。一則嫌其溫。所以保盛陽之體。一則嫌其侈。所以杜驕佚之情。

○名分者。上下之定制也。春秋時。習爲奢侈。名分之干。恬然不以爲怪。卽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其葬也。僭舞八佾而歌雍。其祭也。僭事生之僭。卽此可推。故懿子問孝。夫子特以禮示之。且又諄諄然爲天下告也。曰。奢則不孫。儉則固。非不知固之非禮。特以不孫之弊。其害更大耳。嗚呼。人至不孫。豈復知有名分哉。

○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稱。此正關繫風俗。今子弟與前輩近者。便有一段淳厚意味。與後輩近者。便有一段浮夸意味。吾從先進。是夫子現身說法。

○有泰然夸大之心。有餘者。矜其勢耀。不足者。強爲張皇。故凡事從其大者爲奢。有囂然侈肆之意。宜簡者。變本加飾。已豐者。踵事而增。故凡事從其多者爲侈。

○位過其德。祿過其才。任過其力。言過其行。此奢侈之大也。

○爲天下用財者。惠不妨於豐。爲一己用財者。禮必嚴其過。

○有世家之名。當顧惜祖宗體面。有公子之名。當顧惜父母體面。愈收斂。愈覺矜貴。愈侈肆。愈覺卑汗。

○飲宴嬉遊。壞多少子弟。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此語最宜謹守。

○絲竹陶寫性情。大雅所不廢。而或按譜調笙。審音度曲。操其藝者。既妨職業之常。恆舞於宮。酣歌於室。蕩其心者。又開淫佚之竇。究觀流弊。可爲悚然。

○蒲博戲具也。其未得時。奢望侈心。攫財如餓虎。其既得時。奢情侈態。揮金如泥沙。恣意怠荒。徒爲此豪舉。以敗行檢。以喪其家。正復何益。

○聲伎遊宴。此中浪費。伊於胡底。而能淡然無所好。如呂正獻公者。不惟省費。兼以養心。可謂卓然自立者矣。

○縫人掌縫線之事。屨人掌寫纒之事。隸於冢宰。此王者之制也。若士庶之家。則皆成於婦功。後世婦職不勤。而縫履之事。有不習其業者。不害於逸乎。

○婦人主中饋。居室之大端也。親歷庖廚。可知物力艱難。可防僕婢偷盜。可以供賓祭。可以奉師友。若茫然不知。百端廢弛。何貴有此婦人。昔某官以貪劣查抄原籍家產。其居室壯麗。百物具備。而獨無廚竈。問之。則門外酒肆。領本開張。宅中饗殮食物。皆給單支算。不自舉火。嗚呼。侈

汰如此豈獨婦人不習中饋之勞。並不見有廚竈之設。其敗也宜哉。

○一珍斗珠。不如升米。織金裝花粧。再難拆洗。刺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勞病。婦女妝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此呂近溪先生語也。教女子者。日以此講論薰陶。自知奢侈之弊。乃或不以德行相責。而以冶容相先。編珠綴玉。壓綵盤金。互羨爭誇。日新月異。無識男子。以悅婦人。惟恐其不當也。婦人不足責。爲男子者。獨未之思耶。

○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此管子之言。蓋古今之通病也。世俗以華屋相矜。大興土木。窮麗極工。稍不如式。輒爲拆改。經年累月。繁費不貲。往往工匠尙未出門。而樓閣則已易主。愚孰甚焉。女子服飾之侈。比之男子。不啻百倍。首戴崑崗之璀璨。身被驪頰之晶瑩。論價方珍。難以數計。一旦囊空財盡。而珠不可衣。玉不可食。始悔當初侈汰之過。抑已晚矣。然則刻鏤文章。果何益哉。

○中國之物。布帛菽粟。日用之所不可離者也。西洋之物。奇技淫巧。日用之所不必有者也。乃或羣相寶愛。習焉成風。豈不因西洋不急之物。而耗中國有用之財乎。

○廁內以絳紗爲帳。其居室可知。軍中以函水養魚。其平時可想。此等暴殄之徒。天豈能寬其罰哉。

○晉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時人號曰金溝。又武子以人乳飲狔。肥美異於常味。此自古罕聞之事。殊堪駭異。

○勿懷古制。卽如器具。舊者樸素渾堅。新者工巧輕薄。與其巧而薄。不如樸而堅。

○勿隨流俗。滔滔者日下。砥柱可以迴狂瀾。靡靡者日頹。隆棟可以支廣廈。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皆爭勝自豪之語也。凡事爭勝。已屬不可。況奢侈乎。

○奢貴戒。其漸象箸始於商。前此未嘗有也。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物又將稱是。吾觀箕子之言。而知聖人之防其漸也。漸之既開。其流必甚。象箸玉杯。在常人見得甚小。在聖人見得甚大。在常人依違目前。在聖人力防流弊。

○奢貴絕。其誘曾有仕宦之家。子弟頗聰慧。而自甘暴棄。侈汰性成。見有道君子。繆爲恭敬。貌合神離。而所與交好者。皆匪辟浮華之士。所與講求者。皆踰越閑檢之端。姦聲亂色。無所不爲。自詡一時豪邁。及解組賦閒。立形拮据。向所稱交好者。雲散風流。漠然不顧。嗚呼。冷煖人情。此時之不顧。本無足怪。獨奈何昔日肯與之遊哉。故誘我者當絕也。

○奢足以折福。老年享福。福在少年享福。福消。蓋盈虛之定數也。老者勞心勞力。子孝孫賢。衰暮之時。受用豐足。其分宜然。少年過分。非所宜也。汪龍莊先生曰。昔吾浙有達官生子。屬吏凡獻蟒袍二百餘件。皆定製顧繡。其長不踰二尺。余曰。蟒袍非常服。可比計二十歲狀元。及第三十歲作太平宰相。八十歲榮歸。亦不能衣蟒袍。至二百餘件之多。今襁褓中遽受此數。恐福已消盡耳。不數歲。達官賄敗。其子亦殤。卽先生之言。推之人有定分之福。當存過分之戒。一事消磨。良可懼也。

○奢足以招尤。宮室車馬。衣服飲食。違其常而趨異。共指爲不祥。舍其舊而圖新。皆斥爲過節。甚至天資可學。而有德者。以紈綺鄙之。竟外於門牆。閥閱雖高。而抱道者。以豪華薄之。不登於薦剡。一念侈汰。尤悔叢生。徒與浮薄子弟。連袂摩肩。誇多鬥靡。卒至斷送一生。豈不可惜。

○奢則必懶。伺候者衣輕食鮮。奔走者頤指氣使。外長其傲慢之態。內生其淫佚之心。艱於語。言幾同。緘口遲其步履。宛若痿痺。此等行爲。無復生理。遂至婦女怠荒。日三竿而未起。子弟懈弛。酒百榼以常酣。及乎典藏。屢空補苴。無術不知。此時亦有悔心否。

○奢則必貪。自古儉吏。未有不廉者。自古奢吏。未有不貪者。何也。非貪無以濟其奢也。人。一而我百人。十而我千。所費者。既已加倍於人。人。十而我十人。千而我千。所入者。豈能獨倍於我。不節之用。莫能塞其漏卮。無厭之求。乃至開其賄孔。嗚呼。脂膏霑潤。或濫取於閭閻。糧餉侵漁。或剝削乎軍士。亦復何所不爲哉。

○其害必至於喪身。晉散騎常侍石崇。前揚州都督苞之子也。與中護軍羊琇。後將軍王愷。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後孫秀收石崇。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族誅。嗚呼。積而能散。財豈足爲身累哉。乃徒奢侈自肆。極一己之欲。而無濟人之心。其及於禍也。不亦宜乎。

○其害必至於破家。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奢豪之性。已實作俑。子弟有不化之者乎。故曾之子劭。遂至日食二萬錢。其孫綏。及机與羨。汰侈尤甚。皆不克終。永嘉之末。何氏竟無遺種。司馬溫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

○其害必至於敗俗。方石崇王愷之爭。爲奢靡也。愷以飴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其時互相爭尚。靡靡成風。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

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節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輕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嗚呼。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傅咸之言。誠萬世之格言也。誰實爲之。而貽風俗之累乎。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夫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外有驕奢淫佚之態。其內卽有怙侈滅義之心。書稱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躬之速戾。安在其能久耶。故叔孫則曰。必以惡終。莊叔則曰。人必瘁。皆卽外以知其內。卽物以推其心。殃咎之來。豈或爽哉。

○後漢梁冀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大起第舍。妻孫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台閣相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鷄犀。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鳴鐘吹竽。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按梁冀跋扈。極惡大罪。東漢之賊也。豈獨奢侈之罪而已哉。顧桓帝所與誅梁冀者。唐衡。單超。左悺。徐璜。貝瑗。皆封列侯。而五侯者。又復侈汰橫肆。豈不大可異哉。

○北史魏崔罔戒其子曰。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此言自有至理。歷觀古今。未有恭儉而不獲福者。未有傲侈而不取禍者。

○唐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尙車服。及營珍饌。名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味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巾。嗚呼。裴冕身爲僕射。以儉率下。將使敦尙樸質。俗登淳古。豈不美哉。乃僅以巾子新奇。名其僕射耶。

○唐史稱元載恣爲不法。侈僭無度。代宗十二年。誅元載。有司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當是時。楊綰相繼爲相。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孰不好儉而惡奢哉。

○楊綰之爲相也。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五分之二。京兆尹黎幹。幹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胡致堂先生曰。郭公黎幹。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人者也。吾嘗讀史至此。竊歎綰之儉德。於是爲至矣。成其美者與畏其威者。雖其情或有不同。要皆善補過之君子也。

○唐史臣裴洵稱郭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夫汾陽再造唐室。大難削平。回紇感誠。朝恩服善。田承嗣跋扈。強藩接其書。卽拜。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厚。奉養多侍妾。將相王侯之位。亦非過分。豈得謂侈窮人欲哉。後之人功勳不逮萬一。而援汾陽以肆侈。汰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王弇州云。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又世蕃窮極奢。侈有金絲帳。壘金爲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之類。按嘉靖之時。嚴嵩當國。世蕃實濟其凶。所謂小兒東樓者也。賄賂通行。侈肆無狀。卒至世蕃伏誅。財產抄沒。嵩且寄食故舊以死。果何爲哉。

○丙戌冬。家大人就養京師。一日有二客來見。侈陳肴饌。燔炙之精。大人曰。子不見康駢劇談錄乎。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舊恩。欲召諸子。有愛敬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爲說。

僧曰。某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侈肆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兄弟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饘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相盼良久。咸若餐茶食藥。李莫究其由。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可謂丰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何嫌乎。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以炭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餐。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寇陷漣洛。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三者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火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俱低首慚覲。無復對詞。時大人危坐正襟。辭色嚴栗。一客悚然謝教。一客微笑而已。後皆官粵東。笑者累虧鉅萬。而謝者改行節儉。有廉聲。卓薦來京。猶備述其事云。

擴才識第十五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德可育。才亦可育。大畜居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可畜。才亦可畜。才之存主處是德。德之發見處是才。故君子德備而才全。

○九德六德三德未嘗言才。而才在其中矣。有才而無德。其體不立。有德而無才。其用不全。

○天資英拔。才識通明者。此生質之美也。講習擴充。才識老鍊者。此學問之功也。或問君子不器。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備親切。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否。朱子曰。也是如此。

但說得著力了。吾謂學者未到君子地位。正須著力擴充。

○經以斷理。史以斷事。是非得失之幾。可一言而決矣。平日讀一經。便精究其理。了然無疑。讀一史。便研窮其事。若我當面處置。久久融洽。猝然遇事。迎機剖決。自然無不妥當。

○論語一書。切近平實。是家國之模範。事物之權衡。言雖至近。理自該通。豈可以平易忽之。

○大學由明德起。至於平天下。中庸自率性起。至於天下平。具言天德王道廣大精微。曾子子思。學有本原。舉而措之。規模宏遠矣。學者童而習之。切勿滑口讀過。

○孔顏而後。孟子才識。自是第一。程子謂其有英氣。便有圭角。然惟有此英氣。乃能擔當。

○孟子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以喪禮經界告滕文。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朱子稱爲命世亞聖之才。信哉。

○顏子與諸葛武侯。皆有王佐之才。顏子未及用。武侯未盡其用。其氣象規模。可以想見。

○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戒子之書。真格言也。切實用功。反覆尋討。方得其言之妙。

○大則旋乾轉坤。密則分條析縷。坐戶庭而知九州四海。居今日而知數世百年。才識充周。流通無間。

○無成見則通。無俗見則大。無私見則公。無偏見則平。

○才識不逮古人。可以救弊補偏。莫輕言興利除害。據目前之利。不數年而害已迭生。據目前之害。不數年而害將更甚。以此見古人之遠大。後人之淺近。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如此便覺高人一等。

○可與守經。可與達權。可與安常。可與應變。方見才識之大。

○蔑古非才。泥古亦非才。自用自專者。固不可。若使拘文牽義。亦屬膠轕難行。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才識同。而所用不同。君子之才。公而正。小人之才。私而偏。公正者。天下受其福。私偏者。天下受其殃。

○華士齊之高士也。而太公誅之。少正卯。魯之聞人也。而孔子誅之。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太公以此定華士罪案。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是小人之桀雄也。孔子以此定少正卯罪案。華士聞人。當時翕然稱之。惟聖人乃能有此卓識。

○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蓋償之以金。則贖人者多。拜之以牛。則拯溺者勸。夫子責賜而取由。意深哉。

○韓國忠獻王趙普。深識遠慮。太祖問曰。唐季以來。數十年閒。兵革不息。蒼生塗地。何也。普曰。節鎮太重。君弱臣強。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上乃與石守信等飲酒。具道所以。遂各釋去兵權。以散官就第。賜資甚厚。與結婚姻。又置轉運使。主諸道錢糧。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吾嘗歎趙普抑節鎮。制錢穀。收精兵。強幹弱枝。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可謂偉矣。且自古功臣。身蹈鼎鑊。戮及子孫。雖大度如漢高。獲免者蓋鮮。而石守信等福祿令終。延及苗裔。普之德豈不大哉。

○濟陽武惠王曹彬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奇貨。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攻金陵。垂克。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余之疾。非藥石可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爲誓。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夫定天下以武。安天下以仁。彬前後征討。未嘗殺一無辜。且保全所獲婦女。以故諸子瑋。瓌。玘。繼領旄鉞。追封王爵。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

○李文正公昉。相太宗。有求差遣者。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公常期王且爲相。自爲小官。薦進之。公病召且。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自古相業。莫大於薦賢。莫先於知人。若文正者。其知所本矣。顧東封西祀。能於十數年之前。豫爲斷定。亦智矣哉。

○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富韓公十許歲。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嗚呼。文穆與文正。虛懷薦賢。藻鑑不爽。誠不愧宰相矣。

○張文定公齊賢。眞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時。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乃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

狀結實。乃遣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此等才識。那得不令人稱快。

○劉忠定公器之論。宰相得大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沈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每朝謁奏事畢。必以水旱盜賊惡逆之事奏聞。同列以爲非。公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按忠定此論。可知文靖相業之大。可以爲天下萬世相業之準。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公對使者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吾嘗竊念此事。未嘗不畢然遠想。文靖固賢臣。真宗亦明主哉。

○呂正惠公端相。太宗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時寇準爲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若此。非計之得也。端將覆奏之。卽召閣門吏奏宰臣呂端請對。上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卽用端策。夫才識如萊公。可謂大矣。而所以處繼遷母者。計慮粗淺。視正惠之

深識遠猷。奚啻霄壤。太宗嘗曰。呂端大事不糊塗。於茲信矣。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畱之旬日。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曰。是也。富民父子泣曰。微使君族矣。知州曰。是推官之賜也。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其本心也。若以此爲若水功。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爲樞密副使。吾觀若水之斷斯獄也。始則疑。繼則留。終乃得之。其才識何周且密也。且其心只求正其獄。理其冤。而非以邀其功。錄事聞之。得不愧且感乎。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旦曰。微物耳。可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仍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可爲例。又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又宮禁火災。旦曰。臣備位宰相。當罷免。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火。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

百人。且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果欲行法。願治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滅死者幾百輩。其識慮通達深遠。太率如此。

○張忠定公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夫兵懷反側。至敢以嵩呼愛戴之名。譁然動眾。非有敏才。斷不能妥爲措置。公乃下馬東望三呼。眾遂肅然。嗚呼。此魏公所以服公措置之當也歟。

○公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豈有智來。按智有裕於用之先者。不外讀書明理。有神於用之際者。不外察勢審幾。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此瑋之傲敏處。又河西趙德明之子元昊。方十餘歲。瑋知其有異志。使善畫者圖其貌。而屬王禮預講邊備。此瑋之遠慮處。

○韓魏國忠憲王琦。駐延安。忽有人夜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帷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攜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歎曰：非琦所及。此等事。時常展玩。增人多少見識。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缺大之。後數日。諜送盜

者並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並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此與曹武穆同一傲敏。

○寇萊公在漕淵，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萊公才大識大，可謂千古偉人。

○王文正公會祥符中，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可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夫喜言祥瑞，諱言災沴，人情大抵然也。粉飾祥瑞之事，雖過其實，尚無所損，至以災沴爲諱，則聰明蔽於上，閭閻困於下，其害可勝言哉！況喜言祥瑞，未有不諱言災沴者也。

○范文正公領浙西，吳中大饑，殍殣枕路，公發粟賑民，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敷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敍，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吾觀范公爲參政，歎其才識之周，爲西帥，歎其才識之大，領浙西，歎其才識之通。論者推爲有宋大人物，良不誣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溫公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又故事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公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此二事見識高遠。

自是關繫大體。

○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乃甚於加賦。如此正大議論，明白曉暢，而卒不能挽回新法，何哉。

○唐節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吳元濟送京師。屯兵鞠場，以待招討使裴度。度入城，愬具囊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是役也，愬之功甚大，而能囊鞬迎度，正上下定尊卑，使頑悖者知所儆焉。愬賢矣哉。

○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瘴癘，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陵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取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係一人者。使有司皆能如此，則天下之用刑不濫，而百姓之受福無窮。此堯夫先生所以稱道其事也。

○少從四叔特堂公讀書家塾，兄弟輩同詣叔祖誠齋公問安。公舉文潞公灌水浮毬，司馬溫公取石擊甕二事以訓之。且曰：事雖兒戲，其才識儆敏，已在成人之上。異日功業彪炳，豈偶然哉。

○家大人講論史事，每撮舉一端，輒再三究詰，當如何處置，而後以古人處置之法示之。有深識遠猷，度越尋常者，有臨機立斷，出人意表者，隨事指陳，娓娓不倦。又恐學者之才識，或流於詐也，乃為辭以箴之曰：惟明惟公，我取其通，或操或縱，我取其正。識卓才奇，闔闢惟時，毋虞詐。

是尙惟聖賢之我師。

裕經濟第十六

○有堯舜君民之心。卽有堯舜君民之事。伊尹以天下自任者也。而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此其志量廓然。其措施了然。雖匹夫之賤。而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故一旦推而行之。裕如也。學者不自菲薄。須知廊廟之經濟。備於草野之講求。不可以不豫焉。

○天地只是箇生物之心。堯舜只是箇並生之心。要使吾君爲堯舜。則仁民愛物。最是第一要著。

○慈母之愛子。有一片真摯之心。故疴癢皆悉其隱。好官之愛民。有一片惻怛之意。故疴癢切於乃身。書曰。如保赤子。張子曰。民胞物與。似此心腸。何等親切。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道長。明良交會。而泰運成焉。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未有君子而不爲天下汲汲求賢者也。

○持盈保泰。有包含之量。無忿疾之心。有深沈之謀。無紛擾之患。故包荒所以示寬也。而或優容姑息。不能奮發果決。則必至於廢弛。用馮河。所以示斷也。而或狃於淺近。忽於遠圖。則事物之隱微。人才之僻遠。所遺者必多。不遐遺。而後明無不照。而或植黨樹私。昵情徇欲。有柔道之牽。乖正大之體。其能久乎。必朋亡。而後公無或偏。有此四者。則以剛中之才。合時中之道。故曰得尙於中行。然則泰豈易言保哉。

○无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之必然也。人方泰時。而能不弛其艱難之心。謹守其正固之道。可

以常保其泰焉。聖人戒之以艱貞。則天道之必然者不足憂。而人事之當盡者有可據。故无咎而有福也。

○治之幾生於亂。亂之幾伏於治。惟聖人思患而豫防之。臨十二月之卦也。當陽剛浸長之時。卽以八月陽削陰長爲戒。其意深矣。

○以人才爲重者。衡鑑之精。不可淆也。以天下爲公者。黜陟之權。不可私也。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顏孟之學術。推之卽伊周之相業也。伊周之相業。存之卽顏孟之學術也。故曰。易地則皆然。○三代之輔弼。本道德以爲事功。後世之宰衡。恃才氣以爲事業。其本源不同。其措施亦異。而其風化亦各殊焉。

○勤以成天下之務。早作夜思。慎終如始。何事不可爲。一懶便皆廢弛。公以合天下之心。順理近情。豫悅以動。何人不可感。一私便多閒隔。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畱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有先知之明也。夫人處艱難。則惕畏生。處安樂。則佚欲肆。況少年方剛之氣。尤易萌侈汰之志者乎。若文靖者。可謂格君心之非者矣。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殆非明哲之所尙。公歎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

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按英宗卽位之初。驚疑得疾。有不遜語。太后嗚咽流涕。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公確然不動。調護其中有同列。縮頸流汗。而公獨敢言者。卒使太后英宗慈孝兼得。嗚呼。古所謂社稷臣者。韓公近之矣。

○或問歐陽文忠公爲政寬簡而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名言。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有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管仲相桓公。僅能致君於霸耳。而守穀之說。則王道足民之至計也。歲穰者。穀必輕。爲斂而糴之。歲凶者。穀必重。爲散而糶之。穀價常平。民食常足。倉廩實而知禮節。豈非唐虞厚生正德之遺意哉。厥後李悝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歷有成效。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河北自五代末。算田鋪。呂夷簡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無征。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王文正公曰。君識呂夷簡否。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如不稅農器等事。後果與沂公並相。農者。天下萬姓衣食之源也。田疇治則倉廩實。倉廩實則禮義興。此治天下之大本也。農器無征。呂文靖見識之遠。經濟之大。具見於此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班行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安全。凡治道去其太甚。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向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窘。吏民向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古者太守之職。教化爲先。其宣布詔令者。凡以期吾吏民成就安全之耳。霸之治爲天下第一。庶幾哉賢人君子矣。而宣帝詔以褒之。且賜爵增秩。並推及其郡民之賢者。以風示而激勸之。此誠鼓勵振興之要道也。

○明道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犛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懲。夫邑令。民之父母也。有父母之名。貴有父母之心。且有父母之事。先生視晉城之民。直如子弟。教誨之。保恤之。勸懲之。委曲詳盡。而出之以誠心。故爲令三年。而百姓感化。浹髓淪肌。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先生有焉。

○浙東大饑。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夫賑濟之策。莫先於募米商。客舟輻輳。辦理便已裕如。而又單車減從。拊問存恤。靡所不周。此救世之

婆心而濟物之仁術也。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奪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從之世皆云救荒無善策此特未嘗盡心去救耳誠有救民之心自有救民之策今卽所謂二難三便諸條一一而舉行之以我人事濟彼天災未必不有補萬一彼坐視鳩形鵠面漠然不動於心者輒以無策爲辭嗚呼豈真無策耶

○唐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糶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糶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糶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亦足國之一助也憲宗卽位之初有司請畿內和糶而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遲則迫促鞭撻甚於賦稅名爲和糶其實害民夫和糶者上出錢以易穀下出穀以受錢如市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乃配戶督限且迫促之鞭撻之豈和糶之本意乎故法立而弊生人存則政舉未有不得其人而能行其法者也

○漢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今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泛濫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

逢其害。此最下策。夫以黃河之水。源遠而高。流大而疾。質渾而濁。兼以中原沙土。疏鬆平曠。夷衍無名山。以爲之束。無大川以爲之匯。橫決之患。豈能免哉。漢唐以來。皆出賈讓下策。亦其時勢使然。顧其所謂增卑者。欲其高也。培薄者。欲其厚也。果能高且厚矣。隄防堅實。如金城之固。無蟻穴之罅。而又兢惕未遑。巡防不懈。人事既盡。天災亦消。豈必數逢其害耶。是或亦下策中之稍有補於萬一者乎。

○疏濬塞三者。治河之大要也。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水工之功。視土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此賈魯之言。皆經閱歷。似爲近理。

○有議北方開水田種稻穀者。其說非也。稻田宜水。南方天氣。四時有雨。北方則夏雨爲多。自秋至春。雨澤常少。於稻不宜。此限於天時也。南方塗泥。水易溇涵。北方沙土。水易滲漏。大雨時行。澗可立待。此限於地利也。北方麥黍梁菽。樹藝甚多。每歲所收。足供食用。卽無稻穀。生計有餘。且農民不習霑體塗足。布種以後。較南方勞逸迥殊。此則驗之人事。亦有不相宜者。或曰北方近多水害。瀦而爲田。不亦利乎。抑思有水則爲稻田。無水則爲麥土。瀦田之費。鉅萬不數年。仍爲麥土。且或大水填淤。沙石積壓。竟成曠土。孰利孰害。不較然可觀乎。

○溝洫之制。西北之古法也。可以正經界。可以通水道。可以溉田疇。可以限戎馬。此法不修。不惟無四者之利。卽往來大路。水無所洩。積而成川。行旅甚苦。近日河南山東直隸。皆於大路兩傍。濬爲溝渠。以資蓄洩。此善政也。

○屯田之設。自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始也。昭帝時。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上畱田便宜十二事。曹操請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諸葛公從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唐李絳請開營田。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二千餘萬緡。兵可爲農。農卽爲兵。且耕且戍。以省飛輓。此良法也。宋太宗以陳恕爲營田使。恕乃密奏戍卒游惰。若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至變生不測。此不知立國之計者矣。瓊山先生曰。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田以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外以實邊儲。豈非經世之至言乎。

○禹貢各州貢賦。敍其達河之路。卽後世漕運所由。昉也。秦漢以來。飛芻輓粟。轉輸不絕。隋開廣通渠。通濟渠。永濟渠。以通天下之漕。唐裴耀卿請於河口等處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劉晏領漕事。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此轉運法也。今改轉運爲長運。漕渠亦多窄淺。或船有沈溺。米有飄散。宜如劉晏法。以布囊盛米。遇淺則分載小船。或昇置岸上。過淺則復歸本舟。不幸沈溺。撈而出之。亦可他用。此漕運之大略也。

○瓊山先生曰。海運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止以給邊方之用。元始用以足國。洪武中海運糧七拾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後開會通河。始罷海運。竊謂自古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八。今漕河通利。固無資於海運。然會通一河。譬如人之咽喉也。一日不下咽。事卽可慮。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浙西東瀕。

海一帶。則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按道光四年冬。大風決高堰。明年漕船淺滯。英煦齋相國。琦靜菴制軍。陶雲汀中丞。備籌海運。維時賀耦庚方伯。協力同心。大小文武。夙夜將事。自六年二月放洋。至六月上旬。往返兩次。安抵天津。共計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二號。載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海若效靈。盜賊無儼。通變宜民。莫大於此。然則海運之事。豈可不講也哉。

○鹽鐵者。天下之所利也。以山海之利。利天下者。天地養民之心也。建山澤之官。掌其政令者。先王養民之制也。自管仲專之以富國。後世踵事而增。遂爲理財之大計焉。夫財者。上下同之者也。上有餘。則下不足。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是無人不在于苛計之中。又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耕者必有一耒二耜一銚。是無物不在苛計之內。民不幾困乎。又況孔僅桑宏羊之屬。又從而重之乎。惟能隨地制法。因時制宜。必使下足以裕民。上足以裕國。則理財之大道也。

○古來嘗有飲茶者。始見於王褒僮約。盛著於陸羽茶經。唐宋以來。遂爲人生日用之所需也。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然遭水旱處。究未嘗以稅茶錢拯贍。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及播爲相。置權茶使。自領之。其法益密矣。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中等之說。吾裁損之。公私皆濟。可以經久。歷考趙贊張滂王播權茶。皆謂取此濟彼。託甚美之名。無致用之實。及其稅額既定。有增無減。而民已傷矣。夫稅有其舉之。未易罷也。特不可重以傷民。惟公私皆濟之言。最爲平允。況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

尤爲識大體者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初行閒稅架。除陌錢法。時諸道軍出境。常賦不能支。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稅閒架者。每屋兩架爲閒。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敢匿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除陌錢者。公私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敢隱錢陌。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及李希烈圍襄城。姚令言將涇原兵至京師。犒賞甚薄。兵遂作亂。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稅汝閒架陌錢矣。嗚呼。二法之爲民害。蓋不勝其苦矣。彼亂兵者。且藉口除此以紓民怨。豈作俑如趙贊者。獨不慚且懼乎。豈立法之初。獨不思病民卽所以覆國乎。

○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萬世慎刑之始也。明則情僞皆知。允則輕重悉當。書曰。惟明克允。此萬世用刑之準也。率教者有所畏。而專於爲善。違教者有所懲。而不敢爲惡。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此萬世刑措之本也。

○魏母邱儉族。其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唐穆宗長慶中。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張泄所拉。氣將絕。持木錘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買得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按此二事。皆屬原

情定罪。審理制刑。權衡於輕重之情。斟酌於律令之正類而推之。卽凡天下之讞獄者。無不平也。

○濂溪先生爲南安司理時。郡獄有囚。法當不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嗚呼。媚人者。雖殺人亦爲之。先生以去就爭之。可謂賢矣。而逵終聽之。不亦賢於剛愎自用者哉。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夫興師動眾。以正爲本。而帥師總眾。以得人爲先。易曰。師貞丈人吉。三錫之寵。萬邦之懷。夫豈易易哉。

○荀卿子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威。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又曰。慮事欲熟。用財欲泰。又曰。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是謂天下之將。通於神明矣。此荀卿論爲將之言。尙有得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非僅以詐力勝也。

○漢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蠹蝨。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

國罷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吾嘗讀書。至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而歎舜文德誕敷。班師振旅。其操之爲有本也。夫德可以動天。誠可以感神。而况於人乎。嗚呼。此豈非上策也哉。

○富韓公再聘契丹。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行次樂壽。謂副使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仁宗問晏殊。殊曰。夷簡決不爲此。公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壻也。其忠直如此。嘗考公使契丹。責其敗盟之罪。斥其得地之謀。奪其求婚之議。理直辭明。虜大感悟。且獻納二字。力爭拒之。虜氣已懾。可謂折衝尊俎之間。而政府且以國書陷公。果何心也。吾服公見理之明。尤服公處事之敏。

○安定先生之教。以明體適用爲主。在湖州置經義治事二齋。故其門人讀書窮理。有稽古之功。存心濟世。有愛民之具。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神宗嘗召見劉彝。問其門人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潤澤斯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所共知。而歎美之不盡者也。上悅。

○范文正公處南都學舍。往往餽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弟子箴言

裕經濟第十六

一三八

弟子箴言終